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韓愈文

莊適 臧勵蘇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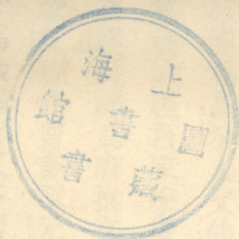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愈文

莊適 臧勵蘇選註



學生國學叢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745B

緒言

一 韓愈略傳

韓愈，字退之，先世自後魏時居昌黎，遂爲昌黎人。父仲卿，生三子，長會，次介，次卽愈也。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董晉爲宣武節度使，署觀察推官。晉卒，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府推官。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復爲博士，分司東都。累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進學解以自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累遷中書舍人。憲宗將平淮西，命裴度往宣慰，度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淮西平，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力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歸，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

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當時文章承六朝之後，尙駢儷，病纖弱。愈以六經之文爲倡，粹然一出於正，成一家言。愈沒，門人隴西李漢輯其文爲四十一卷，題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世。

二 韓愈文評

人之稱韓愈者不一。李漢曰：『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爲雄偉不常者矣！』宋景文曰：『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已。』蘇明允曰：『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秦少游曰：『鈞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辨，摭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蘇子瞻曰：『文起八代之衰。』大都對於愈文，備致推崇。要之愈創作古文之功，自不可掩。然其文承駢儷之後，字句仍多難於索解者，蓋猶未能純反乎古也。朱晦庵曰：『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

偶以前體格，其文亦變不盡。』斯言甚允。又愈處境困厄，其文常爲金錢所驅使，故多與事實不符者。如韓弘神道碑，所言與史正相反；殿中少監馬繼祖，僅一紉袴兒，愈亦爲之作傳等皆是。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也。

雖然，就文論文，愈在八大家中，洵當首屈一指，此則盡人所認，而不能稍異議者。其雜著諸篇，多類諸子；與人書，因人而施，贈送序，隨事變化，尤其絕技。各類文皆有特長。用字造句構局，篇各不同。就性質言，如原道與孟尙書書論佛骨表爲關佛；答李翊書與馮宿論文書爲論文；送孟東野序爲論道德；送李愿歸盤谷序爲憤時疾俗；藍田縣丞廳壁記爲諧謔；毛穎傳爲寓言；張中丞傳後叙爲傳後補遺。又有出於摹倣者，如進學解，係倣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送窮文係倣揚雄逐貧。綜論昌黎全集，大率以雄奇勝；而畫記又極生峭，平淮西碑又極莊嚴典重，送董邵南序送王秀才序又極深微曲折，原道原性等又極沈實樸老，祭鄭夫

人文祭十二郎文又極悲哀激楚。至若銘誌之文，本以敘事及褒美爲主，然亦各篇互異。專叙一事者，如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清河張君墓誌、兼寓褒貶者，如柳子厚墓誌銘；第叙經歷一無褒貶者，如李元賓墓銘；每一篇各有意境，各有結構，絕不信手揮灑，可謂無調不變，無格不奇，無美不備！林琴南謂『昌黎下筆之先，必唾棄無數不應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嶽，然後隨其所出，移步換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竊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實理，又在具有主腦，用正眼藏施其神通以怖人，人又安從識者！』是誠能窺見韓文奧窔者矣！韓愈者能息心靜氣，熟讀深思，則一切籬藩之障礙，流滑之口吻，皆可掃除淨盡。

三 韓愈文作法說明——以本編所選各文爲限

韓愈才如淵海，文亦不泥一法，故其蹊徑，每難探索，茲就本編所選，採錄各家舊說，參以編者意見，逐篇寫出，以備學者參考。

雜著各篇，語極平易，其最著者爲五原，本編祇錄其三。原道以道字作主，反覆申明，暢其所蓄纔止；篇中以孟軻距楊墨爲說，隱然以孟子自比；又說軻之後失其傳，隱然以道統自承。原性具萬古獨到之見，就孟軻荀卿揚雄三人之言，詳爲推闡；文詞警策處，能使人首肯；徵引賅博處，能使人堅信；語意多從論語「性相近也」句參出。原毀於當時惡薄人情，曲曲寫出，大抵愈不見直於貞元之朝，時宰又不以爲能，毀之者大有人在，故婉轉敘述毀之所生，及見毀者之被累，沈吟反覆，的是至文。

對禹問專是推廣孟子之意，通篇用雙不用單，且以重複蟬聯見奇。

雜說本有四首，一四爲比體，二三爲興體，本編錄一四二首。第一首寄託極深，取類極廣，以龍比臣，以雲比君，說龍藉雲而神，卽說臣得君而顯。第四首專爲懷才數奇者吐氣，就馬取喻，大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始得發展，否則終歸湮沒，謂天下無才，豈非冤甚。

讀荀有尊孟抑荀意，荀子非十二子以子貢並仲尼，又言人之性惡，是愈所謂離於道者。

讀儀禮大意以不及其時爲恨，而文極抑揚詠歎之致。

獲麟解爲愈自方之辭，措詞甚悲，若已絕望，以麟自况，語語牢騷，而語語占身分。師說以『必有師』三字貫通篇，中間說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在人自擇，結處要李氏子能自得師，結出正意，然說師祇說到解惑處，故有謂其不若揚雄『師者人之模範』之意爲佳。

進學解大旨，不外以己所能，借他人口中代發，且代鳴不平，然後歸到自己引聖賢之不遇爲解，文不過一問一答，然亦莊亦諧，頗極狡獪。

五箴用意並深，表面是自戒，實亦有感而發。

諱辯專闢俗人之惑，前分經律典三段，後作設疑兩可語，聽人自擇，另是一種文法。

訟風伯極深刻，極平允；暘烏之仁等句，推尊天子，歸罪風伯，亦責備時宰之意。
張中丞傳後叙仿史公傳後論體，采遺事以補傳中不足，故篇中所叙，如背誦漢書，記城中卒伍姓名等，皆傳後補遺體裁，文夾叙夾議，亦深得史公筆法。

二、頌贊

伯夷頌係愈有託而借以洩憤之文，非頌伯夷也；愈不過於貞元之朝，借伯夷發抒其感慨；愈文字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此篇卽其一例。

子產不毀鄉校頌係譏時宰，開首說我思古人，結尾說有君無臣，明明可見。後漢三賢贊乃學古樂府雁門太守等體，大意惟一高字；雖每篇不滿百言，而叙事絲毫無遺漏。

三、傳記

圻者王承福傳，前略叙一段，後略斷數語，中間借自己立說，點成無限烟波；規世的意，極爲切至。

燕喜亭記極絢爛，乃愈有意作此，爲連州生色；亭名燕喜，有苦中作樂之意。

畫記整齊奇變，最拙處卽最巧處，極生峭却極易學，能舉不相偶之事實對舉成偶，尤爲人所想不到；秦少游曰：『序事該而不煩。』語甚切當。

藍田縣丞廳壁記，本記縣丞廳壁，反說丞不得盡職，且極力寫丞的可憐，可謂極誠諧游戲之能事。

四書

與書一體，愈變化極多，往往因人而變其詞，或爲請求，或爲抒憤，或自明氣節，或講論道德，或解釋文字，篇法各各不同；熟讀不已，可悟無數法門。

與孟東野書，說東野抱道自高，不宜今世，明爲道悲，偏說爲東野悲，悲東野之道不行，卽悲己道不行；將一道字寄東野身上，因東野而悲自己，分外見得親密。

答竇秀才書，時愈貶陽山令，正滿腹牢愁，無處發洩，而竇適於此時至縣請粟，其問必無可採，其人不足與進，故應之如此。

答尉遲生書，通篇注重在古之道不足，取信於今一語，而今字尤重；將賢公卿一筆抹倒，冷嘲熱刺，是愈絕技。

答崔立之書，將有唐科舉之學，罵得一錢不值，一腔憤懣之氣，浮溢紙上。

答李翊書爲愈論文傑作，生平全力所在，篇中從初學作文起，中間種種經歷種種苦處，直到成功，分四段一一寫出，非過來人不能道，非過來人亦不能領略；末段說終吾身而已矣，是愈牢騷本色。

與崔羣書，極纏綿，極悱惻，愈與羣相知甚深，故如此；是集中別調。

與陳給事書將見不見作七層寫，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推詳出許多情事；一路頓挫跌宕，筆筆入妙。

與馮宿論文書，雖爲論文，實是牢騷；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說得酸甜自得，非論文到極處，不能作是語。

應科目時與人書，劈空而來，就譬喻作起，不必有其事，亦不必有其理，卻翻作無

數曲折，的是奇文妙文。

答劉正夫書，以求是論文，議論中正之中，時時有奇氣流露。

答陳商書，言爲文必使一人不好，不利於求，雖爲勸商，亦爲己寫照。

與孟尚書書，翻覆變幻，爲書中第一；以楊墨櫬釋老，以孟子自況，氣盛言宜，所謂貶潮州後之文，當與論佛骨表並讀。

答呂鑿山人書，山人誤認愈欲借賓客以自重，故將信陵執轡責愈，愈自明其意，答之，說得與信陵局面心事，天地懸隔，糾正山人之狂狷，不沒山人的質樸，是深情厚道之文。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篇，前篇激昂慷慨，是憤韓弘等不肯盡力，不僅是稱美公綽；後一篇論淮西必敗，可見愈留心時事，胸中早有成竹。

五、序

以序贈人，始於唐初，愈集中贈序雖不若銘誌之多，然亦不少，無一不有身世之

慨而結構無一相同；序非論，乃句句是論；造句斂，製局變，是愈最擅長者。

送孟東野序乃一篇慷慨悲歌之文字；謂形之聲者多不得已，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可謂格奇調變；但此等體做效極難。

送竇從事序中間着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一句，前後文俱好着筆；前稱名，後稱字，左傳習用此法。

送李愿歸盤谷序妙處，全在借李愿口中痛罵世人，表出一團傲睨之氣，而與己絲毫無涉；至自己口氣，只前數語寫盤谷，後一歌詠盤谷，別是一格。東坡云：『唐無文章，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

送董邵南序，其下或有『游河北』三字，河北自安史亂後，肅宗分河北地封叛將，直至唐亡，河北終不爲王土，董生去河北，在當時亦是不得已，愈於董生之行，勉其決不可從賊；然董生既欲至河北，又無對董生當面罵賊之理，故借一古字

說起，則今之不然可知，不必明說勸止，而勸止之意已見。

贈崔復州序，雖是送復州，卻是諷于頔，自縣令不以言以前，看似責備復州，然其意實不如此，此文章布局之法。

送廖道士序，通篇只是一氣，無從畫斷；前幅從五岳出衡山，從衡山出嶺，從嶺出州，再落出道士；已經落到道士，忽又一筆漾開，文心狡獪已極；林琴南云：『此文製局甚險，似泰西機器，懸數千萬斤之巨椎於樑間，以鐵繩作轆轤，可以疾上疾下，置表於質上，疾下其椎，椎及表面玻璃而止，分毫無損。』爲此文寫照甚切。

送王秀才序，深微屈曲，與送董邵南序相似。

送王秀才序，推尊孟子，當與原道同讀。

送幽州李端公序，是勸戒藩鎮歸朝，絕好敘事，見於議論中，絕大議論，寓於敘事中；篇中『國家失太平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乎，平必自幽州始』等語，蓋自天寶十四年乙未安祿山，至元和九年甲午，已甲子一

終，文係元利四年二月以後所作，故如此說。

送區册序，區册蓋南海一不知名之士，愈貶陽山，在烟瘴窮遠之地，見文士來訪，自不能不加以獎許；但文中一曰『若有志於其間也』，再曰『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用兩若字，仍是未定之口吻，可見古人下筆自有分寸；篇中不在歸字着意，只就來字作文，古人於題不拘如此。

送高閑上人序，愈略有褊心，實非正論，高閑善草書，愈惡釋氏，故并其長而抑之，推重張旭，所以抑高閑，亦所以闢佛。

送楊少尹序，將二疏事并入巨源身上，在空中摩盪；將楊侯的去時，同二疏的去時，兩兩比較，似無甚高下，後却說到『丞相愛惜，不絕其祿，又爲歌詩勸行』，則爲二疏所無；末託慨世之詞，寫出楊侯歸鄉，可敬可愛；序事前後部署，大有工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全篇無一句說到溫生之賢，大概薄其輕出，故意含滑稽；

然又含蓄不露，須細看纔見。

送鄭尙書序，文極岸異；全篇句法，無一處肯涉平易，無語不奇，無句不重；化史記而自爲一家，是愈晚年文字。

六、哀辭祭文

歐陽生哀辭，筆極奇崛，詞極悱惻，意極懇摯；生眷妓而死，文中始終不肯說出，因是遺其父母，不能不稍用曲筆。

獨孤申叔哀辭，一肚皮不合時宜，借問天發洩淨盡，獨孤身分，不擡自高。

祭田橫墓文，歎田橫之賢，正所以懟時宰之不能得士，一腔悲憤，言外可見。

祭郴州李使君文，前半言情，至結處始美其爲政，誠爲雄奇。

祭河南張員外文，綜叙張署生平，與己之交際，曲折詳盡，語尤奇麗；繁處極意抒寫，簡處用縮筆伸縮，繁簡無一處不得當。

祭柳子厚文，語極簡，意極哀，文末叙及託孤，是真能不負死友者。

祭侯主簿文，開首『惟子文學』四句，說主簿文行，以下用許多我字，表出自己同主簿的交誼；文筆如珠走盤，絕無轉動之迹。

祭鄭夫人文，禮嫂叔不通問，叔而祭嫂，似非古人所許；但愈早孤，鄭夫人以長以教，自不能與尋常嫂叔相比；文極沈痛，然尚能作韻語。

祭十二郎文，至痛徹心，不能成聲，錯雜寫來，只覺得一片哀音，纏繞筆下，不能以段落分，亦不能以普通文字之法繩之。

潮州祭神文，本是祈禱，而先責備自己，意本前人，而詞獨懇切。

七、碑

平淮西碑，模範全出尚書，直是謨誥文字，具絕偉之力，澤以極古之文；身在兵間，聞見精確，無一句模糊影響語，豈是尋常人所能道其隻字；李師道遣客刺裴度，武元衡事，於文中補叙，亦極得法。

南海神廟碑，極古麗，其事實不過崇祀龍神，前刺史憚於渡海，孔公獨致敬盡禮。

而已；一件尋常事，本不值如許張皇，愈具有絕大魄力，盡量扮演，遂成爲有數文字。

羅池廟碑，頗爲有識者所詬病，愈平日痛斥佛老，而此碑忽說出幽冥靈迹，故不免爲時人所譏也；實則就文論文，佳處自不能沒，幽峭頗近柳州。

八、墓誌

韓文銘誌最多，諛墓之譏，實不能免；然文格各篇不同，有專叙一事者，有一無事實者，有褒貶兼施者，非有神力不及此。

許國公神道碑銘，爲韓弘作；叙事極典重，極壯麗，但其中與正史事實，多有不符，卽如篇中『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數語，語雖簡單，而威稜肅然，嚴毅之氣，令人不敢逼視，恐韓弘當日未必有此膽，亦未必能作此語；文分十六段，先遞後總，層次一絲不亂；銘詞尤在在寓用字之法。

李元賓墓銘，全篇寥寥百數十字，並無一字褒貶；誌叙元賓之經歷，雖則尋常意

思，而出之於愈，卽覺高古深奧；有人以『奇』字稱此文，頗當。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通首只寫一事，只有『君於爲義』五句在事外，然亦只是虛寫，此格極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通篇只一奇字，人奇，遇奇，隱奇，得妻尤奇，筆致極澹宕。柳子厚墓誌銘，愈於子厚頗不滿其爲人，所以全篇無一句相知之語，帶褒帶貶，極難下筆；而此文勝人之處，卽在此難下筆處。

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前實後虛，分作兩截寫，又是一格。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羌無故實，幾令人無可着筆，且繼祖一執紼兒，又有何可誌，所以誌之者，第爲莊武王之關係耳，而愈之作此，又因韓弇爲莊武王舊屬之關係，借此渲染，使無可着筆者，遂成一篇妙文；『眉眼如畫』四句，不過作一點眼，蓋此等形相，富貴人家子弟，多數如此，並無足奇，若專就此處着筆，卽爲笨伯。

清河張君墓誌銘，通篇只叙一事，與孔戡誌同體；後幅君弟復以下一段，僅帶叙

耳。

九、雜文

毛穎傳純是寓言，舊唐書譏其戲謔不近人情，柳子厚獨歎爲極奇；前半直是一篇兔傳，到『獨取其斃』始爲毛穎伏案，至『闡毛氏族，拔毫載穎，聚族束縛』方是正文；以下叙尊寵，叙友朋，叙末路，結構與史記相近；所用之故實，無一事無來歷，文中叙伐楚，次中山，中山並非伐楚所經，雖若不合，但本爲寓言，正不必嚴加苛責也。

送窮文再問再答，描寫窮態，窮形盡相，文本本於揚雄之逐貧賦，然文氣較厚，語氣亦較高亢；但因其出之摹倣，總未能脫揚文窠臼，由此可見摹倣之難。

鱷魚文，表面爲祭鱷魚，實則歸罪後王，文中『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即出脫鱷魚，責後王棄地之意；然語氣備極嚴正，故讀者不能覺，或謂經愈此文一祭鱷魚即去潮入海，潮州自此無鱷魚患，此乃故神其說，不足憑信。

十、表狀

論佛骨表，前半力言奉佛之無效，禍福之不關於佛，正所以破除憲宗迷信，中間稍爲憲宗迴護，後半言迎佛骨之非，仍爲憲宗開脫，此乃專制時代，天威咫尺，不得不如此說；篇末痛斥佛爲夷狄，以禍崇自任，尤得體。

復讎狀通篇正意，是許人復讎，看他引周官，引公羊傳，即可見；但不敢直言，故仍用騎牆之言收結。

論薦侯喜狀，本係薦侯喜，乃先借侯喜見知於盧說起，說到正面，又先美盧，使人不得不動聽，可謂薦書絕唱。

四 編例

韓文選本不一，本編所選，出入諸家，各體具備，皆爲最精粹之文，學者卽此以研求之，已甚足用。

本編註釋，參考各家，惟正確是取；文之正意喻意，亦多註出。成語典故，務載

篇名，以備查檢。

韓文屢經名人是正，舛訛甚少，但倫次殊嫌凌亂，盧軒韓筆酌蠡，曾爲重析門類，易置前後，本編亦師其意，略加區分，使歸齊整。

韓集版本極多，本編所採用者，爲江蘇書局重刊本；各本與蘇本不同之處，除重要而可據者一一注入，或逕爲改易外，餘皆以蘇本爲準。

學問常與年俱進，愈貶潮州後，其文遂不煩繩削而自合；茲特於編末將所選如文製一創作年表，以覘古人漸進之學力。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三日 武進臧勵穌識

目錄

雜著

原道	一
原性	七
原毀	一〇
對禹問	一三
雜說二首	一五
讀荀	一七
讀儀禮	一八
獲麟解	一九
師說	二一

進學解……………二二三

五箴 井序……………二二八

諱辯……………三三一

訟風伯……………三三四

張中丞傳後叙……………三三五

頌贊

伯夷頌……………四四二

子產不毀鄉校頌……………四四四

後漢三賢贊……………四四五

傳記

圻者王承福傳……………四四八

燕喜亭記……………四五一

書記……………五四

藍田縣承廳壁記……………五七

書

與孟東野書……………六〇

答竇秀才書……………六二

答尉遲生書……………六三

答崔立之書……………六四

答李翊書……………六八

與崔羣書……………七一

與陳給事書……………七五

與馮宿論文書……………七七

應科目時與人書……………七九

答劉正夫書……………八〇

答陳商書……………八二

與孟尙書書……………八三

答呂監山人書……………八七

與鄂州柳中丞書……………八九

又一首……………九〇

序

送孟東野序……………九三

送竇從事序……………九六

送李愿歸盤谷序……………九七

送董邵南序……………一〇〇

贈崔復州序……………一〇一

送廖道士序……………一〇二

送王秀才序……………一〇四

送王秀才序……………一〇六

送幽州李端公序……………一〇七

送區册序……………一〇九

送高閑上人序……………一一一

送楊少尹序……………一一三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一五

送鄭尙書序……………一一七

哀辭祭文

歐陽生哀辭……………一二一

獨孤申叔哀辭……………一二四

祭田橫墓文……………一二五

祭郴州李使君文……………一二七

祭河南張員外文……………一三〇

祭柳子厚文……………一三五

祭侯主簿文……………一三七

祭鄭夫人文……………一三八

祭十二郎文……………一四〇

潮州祭神文……………一四四

碑

平淮西碑……………一四六

南海神廟碑……………一五五

柳州羅池廟碑……………一六〇

墓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一六三

李元賓墓銘……………一七一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一七三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一七六

柳子厚墓誌銘……………一七九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一八四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一八八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一九〇

雜文

毛穎傳……………一九四

送窮文……………一九八

鱷魚文……………一一〇一

表狀

論佛骨表……………一一〇四

復讎狀……………一一〇九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一一一一

創作年表(附)

雜著

原道^①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②由是而之之謂道，^③足乎己^④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⑤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⑥老子之小仁義，^⑦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⑧孑孑爲義，^⑨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⑩黃老於漢，^⑪佛於晉魏梁隋之間，^⑫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⑬則入於墨，^⑭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⑮入者主之，出者奴之，^⑯入者附之，出者汙之，^⑰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⑱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④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⑤習聞其說，樂其誕⑥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⑦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⑧惟怪之欲聞。

①原道明道之所本。

②義者宜也。

③是謂仁義之往也。

④足乎己仁義足乎己也。

⑤舍仁義

無以成道德，故道德爲虛，因仁義而實，佛老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欲專自虛無上做起，故揭此旨。

⑥道德而出於仁義者，則爲君子之道及吉德，不出於仁義者，即爲小人之道及凶德，凶德如盜賊藏

姦，吉德如孝敬忠信。

⑦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相傳孕八十一歲而生，故稱老子。小仁義言

以仁義爲小也。

⑧煦煦小惠也。

⑨子子孤立也。

⑩秦始皇從李斯言，燒詩書百家語。

⑪漢代

好黃帝老子之言。

⑫晉魏梁隋佞佛，南以晉梁括之，北以魏隋括之。

⑬楊楊朱，戰國時人，倡爲我

之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⑭墨墨翟，亦戰國人，倡兼愛尙同之說。

⑮言入於楊墨佛老者，必

出離聖人之學。

⑯言入異端者，必以異端爲主，而以聖人之學爲奴。

⑰言入異端者，必附和其說，

而以聖人之學爲汙也。⑤老者謂學老子者。⑥佛者謂學佛者。⑦爲孔子者謂學孔子者。⑧

誕歎也。⑨言學孔子者亦曰吾師亦嘗言之如是嘗下或有師之二字。⑩訊問也。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①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②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③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④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⑤，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⑥，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⑦，爲之政，以率其怠勸⑧，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レ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⑨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⑩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

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④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⑤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⑥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⑦諸侯用夷禮，則夷之，⑧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④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⑤詩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⑥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⑦

①古惟士農工商四民，今加佛老而爲六。

②古惟一聖人之教，今加佛老爲三。

③六士農工商佛

老也。下同。

④資賴以給也。

⑤顛隕也。

⑥贍給也，足也。

⑦壹同湮，塞之義。

⑧率督率，勸同倦，

疲也，懈也。

⑨語見莊子。

⑩介甲也。

⑪三而字皆訓爲汝。

⑫清淨，謂老寂滅，謂佛。

⑬言皆不

愧爲聖智。

⑭語見禮大學。

⑮言將擴而大之，以齊家治國，非若釋氏之正心誠意之爲己也。

春秋魯記史之書，孔子刪定之。

⑯魯僖公二十三年，杞君卒，用夷禮，孔子記其事，貶其名稱曰子。

⑰進於二字上或有夷而二字。

⑱語見論語。

⑲語見詩魯頌，膺擊也，荆楚也，舒楚東境之國，古皆

以爲蠻夷，懲懲創之也。

⑳胥皆也。此段申說上段之意。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癡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盡其常，謂終其天年。

○古時祀天於南郊，祀地於北郊，故郊者，謂祀天地也。假音格（《己》），至

也。○廟祀於宗廟，人鬼祖宗也。

○苟，苟卿，名況，戰國時趙人，倡性惡之說。揚，揚雄，字子雲，漢時人，

著法言及太玄等。

○行，行得位以行道。

○長，立言以明道。

○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聖人之教不

流不行也。④人其人，言僧道俱令還俗也。⑤廬其居，言寺觀皆改作民屋也。⑥下道字同導。
⑦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癯同廢，癯疾癯病，以無佛老之害，故窮民皆得其所養。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①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②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③性之於情視其品。④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⑤然而求

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主於一，主於仁也。四者，禮信義智也。⊙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非少有而偏少，即少反而

偏多，其四者亦雜而不純。⊙悖亂也。⊙言視性之品之上中下，而得情之中與否。⊙甚過也。亡

不及也。⊙直情而行，言皆往而不反。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

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

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

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

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

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

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

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①揚子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②指揚子之說。③指孟荀之說。

④叔魚姓羊舌，名鮒，春秋時晉人，生時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齋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賢也，必以賄死。」後果以貪被殺。⑤食，去聲，或音食，我爲異俄；楊食我，即叔向之子也，字伯石，食采

於楊，故稱焉。叔向姓羊舌，名肸，春秋時晉賢大夫，叔魚庶兄。伯石始生，叔向母往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其後食我果亡羊舌氏。⑥越椒，楚君若敖

熊義之後，別姓鬬氏，父曰子良，爲楚司馬，子文即鬬穀於菟，其從父也，越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較而。」越椒後果亡若敖氏。⑦舜時農官名后稷，周始祖，稷爲是官，因稱稷爲后稷。稷母姜嫄踐

巨人跡而有娠，生稷，以爲不祥而欲棄之，故名棄。詩大雅生民：「載生載育，時惟后稷，不圻不副，無災

無害，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岐，歧意有所知。嶷，音逆（广）；嶷嶷有所識別也。⑧文王在

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見國語。⑨朱，堯子丹朱，以不肖稱。⑩均，舜子商均，亦以不肖稱。⑪

管管叔鮮，蔡蔡叔度，皆文王子，文王崩，子武王立，武王崩，弟周公旦輔武王子成王卽位，管蔡作亂，周公誅管囚蔡，其亂始平。

① 瞽叟爲父，舜爲子，瞽叟以頑聞，而舜爲大聖。② 鯀爲父，禹爲子，鯀以治水無功被誅，而禹繼父志，平水災，受舜禪爲天子。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① 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韓愈推闡之，以爲孔子所謂不移，乃性之品，性固相近，上者可教，下者可制。② 當時言性者，或近於異端，愈懼其胥爲夷，故以佛老結。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

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④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⑤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⑥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⑦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⑧取其一，不責其二。⑨卽其新，不究其舊。⑩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⑪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⑫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⑬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⑭究其舊，不圖

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⑤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①周[△]，悉也，細密也。

②約[△]，簡略也。

③孟子載舜由仁義行。

④孟子：「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爲者亦若是。』」

⑤書金縢：「子仁者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⑥孟子：「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⑦身字或本作己。

⑧藝[△]，人有才能之人也。

⑨謂取其一長，不苛求

其短。

⑩取其最新之善，不問其舊時之過惡。

⑪廉[△]，謂祇取一端，不盡備也。

⑫未有二字，本或作

有未；下同。

⑬其身或作於己。

⑭謂舉其一事之差，不計其十事之善。

⑮之字或本無。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①必其人之與也，②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③不然，則其畏也，④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試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⑤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⑥不然，則其畏也，⑦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

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⑤

①應贊同也。

②與黨與也。

③不與同其利，則譽之無出入，故應之也。

④畏謂畏其人而應之。

⑤已或作矣。

將有作於上者，^①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②

①作亦作仕，或作化。

②歟一作也。

對禹問^①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②

①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愈乃設問而爲之答。①慮一作利。

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②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③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④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⑤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

①言堯舜知舜禹皆聖智，故遞相傳授。②無其人下，一本亦有而不傳三字。句中不傳二字，一作不

得如己四字。③言堯固知舜能傳賢，不以自私。④禹之傳子，以其時無人能賢如其子者，則傳子

亦猶傳賢也，若妄以天下傳之非人，以避傳子之嫌，使後世爭而亂，則因小而失大矣，故其傳子初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舜知其能如此，故讓位焉。

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①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②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③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④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

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④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

①當值也。淑善也。

②猶言世殊不易治。

③言因未前定而爭。

④言因前定而不爭。

⑤待字一

本作得。言四百年始得湯與伊尹，不能必待其生而傳之，不可待而傳，則傳子與傳賢無異矣。

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①

①言孟子以爲聖人不私其子以害天下，然禹明明傳子，一時不得禹傳子，亦如傳賢之說，故從而以

天與爲辭。

雜說二首①

龍嘘氣成雲，②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③薄④日月，

伏⑤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⑥下土，汨⑦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原有四首，本書選其第一首及第四首。○噓呵也。○茫茫飛騰貌。窮極也。玄間天地之表。○薄追也。○伏掩也。景讀如影。○水浸也。○汨音骨（《又》）漂沒也。

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易乾卦語。○本篇寄托甚深，取類甚廣，如道義之扶持，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以至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風，興起於百世之下，無不皆是。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善相馬者。○駢並也。槽櫪養馬之所。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

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食讀如似；下食之同。

○知或作識也，或作邪。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荀[△]荀子也，一本下卽有子字。荀子爲荀況所作，況又稱荀卿，趙人，爲齊襄王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楚春申君黃歇以爲蘭陵令，歇死而荀卿廢，後死，卽葬蘭陵，所著荀子，凡數萬言。○揚[△]雄字子雲，前漢時人，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以文章名世，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干[△]求也。○紛[△]紛藉藉，維而多也。○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也。○百[△]家之說，百[△]家雜說也。○句或作「有時若不醇粹」。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孔子求書，得三千二百四十篇，刪其煩亂，爲百二十篇。古時詩有三千餘篇，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凡三百十五篇。○筆[△]記載，削[△]刪除，古用竹簡，有所改易，卽削去之，故云。○疵[△]病也。○如[△]原性所言，荀氏之性惡說，載荀子性惡篇中，如此類者，皆不合於道，殆卽愈所欲削去者也。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儀禮周代典禮之書，自經秦劫，殘缺不完，今所存者，凡十七卷。[○]論語：『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爲孔子語。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高獲之，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仲尼傷麟之出也不時，遂絕筆，故春秋作至是年而止。本篇主旨，或謂愈係借春秋獲麟事，

以麟自況云。①言麟爲靈物甚明。②詩周南麟趾篇有「麟之趾」之語。③書一作載。

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①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②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③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④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⑤

①不類，不同凡類也。

②豺與狼同類。麋鹿之大者。

③鬣，馬領上毛也。

④麟似鹿而大，牛尾馬蹄，

有肉角一，背毛五彩，腹毛黃。

⑤卽指魯獲麟而以爲不祥。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①

①麟不履生草，不食生物，聖人出，王道行，始見云。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受一作授。

○庸豈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

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①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文字語絕處爲句語未絕而點分之爲讀。○不同否。○齒列也。不齒不引與同列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郯音談（去馬），國名，在今山東郯城縣境。郯子，郯君也，知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孔子見而學焉，事見左傳昭公十七年。萇弘，周大夫，孔子訪樂焉。師襄樂師名襄，孔子學鼓琴焉。老聃，即老子，見原道註，孔子問禮焉。○語見論語。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①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①六藝六經也，卽詩書易春秋禮樂也。②句上或有請字。

進學解①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②招諸生立館下，③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④毀于隨。⑤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⑥拔去兇邪，登崇峻良，⑦占小善者率以錄，⑧名一藝者無不庸，⑨爬羅剔抉，⑩刮垢磨光，⑪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⑫』

①愈以憲宗元和六年爲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將貶，愈上疏請辨曲直，旣按澗有犯，遂左遷

國子博士，蓋於是凡再爲國子博士矣，以才高數黜，而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②太學古時國立之最高級學校也。③館授業之所。④行去聲。思精求

之意。⑤隨，苟且之意。⑥張，施也。言所以爲治之具盡施設也。⑦峻，字亦作俊。⑧占讀去聲，擅

有也。率，大率也。錄，取也。⑨名一藝，以一藝成名也。庸，古讀于方切，用也。⑩抉，抹也。爬羅剔抉，謂搜

取人才。①刮垢磨光謂造就人才。②公古讀姑黃切。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③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④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⑤纂言者必鉤其玄，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⑦焚膏油以繼晷，⑧恆兀兀以窮年，⑨先生之業，可謂勤矣。⑩排異端，攘⑪斥佛老，補苴罅漏，⑫張皇幽眇，⑬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⑭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⑮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⑯沈浸醲郁，含英咀華，⑰作爲文章，其書滿家，⑱上規姚姒，⑲渾渾無涯，⑳周誥殷盤，㉑佶屈聱牙，㉒春秋謹嚴，㉓左氏浮誇，㉔易奇而法，㉕詩正而葩，㉖下逮莊騷，㉗太史所錄，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㉙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㉚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㉛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㉜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㉝三年博士，冗不見治，㉞命與仇謀，取敗幾時，㉟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㊱竟

死何裨，^①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②！』

①列班位也。

②披翻閱也。

③提其要，舉綱絜領也。

④纂輯而集之，鉤其玄，精深研求也。

⑤捐

棄也。

⑥晷日影也。言夜以繼日。

⑦兀兀，用心貌。

⑧觚音底（夕一），觸也。

⑨攘排去之也。

⑩苴所以藉履，補苴罅漏，修其殘缺也。

⑪張皇，張大也。張皇幽眇，闡其幽微也。

⑫墜緒廢業也。茫

茫，不明貌。紹繼也。二句承補苴張皇說。

⑬二句承觚排攘斥說。

⑭事功曰勞。

⑮英，花也。咀嚼也。

文字之精妙處，涵泳之使書味存於胸中，則有益，卽沈潛二句之謂也。

⑯書，古代之書籍。言作文悉

本於古。

⑰規，規學也。舜姚姓，禹姒姓，謂虞夏之書也。

⑱言虞夏之書渾渾然無涯涘也。

⑳周誥

謂尙書中大誥酒誥康誥等。殷盤謂尙書中盤庚上中下三篇。

㉑佶屈聲牙，皆艱澀貌。

㉒孔子作

春秋，以一字爲褒貶，故稱謹嚴。

㉓左氏傳釋經，浮虛夸大。

㉔易變化甚奇，而正理可法。

㉕葩華

也。詩之義理甚正，而詞藻華美，故詩經又稱葩經。

㉖莊莊子也。騷離騷也。

㉗太史司馬遷也。所錄

指史記。

㉘子雲揚雄，相如司馬相如，二人皆以文名也。同工異曲，言猶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

㉙

閔中肆外言蘊蓄富而筆豪放也。

㉚通方通達古聖王之道。

㉛詩鹵風狼跋篇：「狼跋其胡，載蹇

其尾。』胡老狼頷下懸肉，跋蹇顛倒貌，言老狼進則跋於胡，退則蹇於尾，進退皆難也。蹇與躓義通。

③德宗貞元十九年，愈遷監察御史，會京師旱，民飢，詔蠲租半，有司徵求反急，愈上疏言狀，遂被讒，貶

爲連州陽山令。陽山，縣名，屬今廣東省，故稱曰南夷。

④愈於元和元年爲國子博士，三年爲真，明年

改都官，故曰三年博士元散也。治功狀也。

⑤命與仇敵爲謀，數遭敗壞。

⑥童禿也。豁落也。

⑦竟

死，猶至死裨益也。

⑧爲作也。自公不見信至此，正言有司之不明不公。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①細木爲桷，②榑櫨侏儒，③椳闌扂楔，④

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⑤赤箭青芝，⑥牛溲馬勃，⑦敗鼓

之皮，⑧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⑨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⑩

卓犖爲傑，⑪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⑫轍

環天下，卒老于行；⑬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⑭是二儒者，吐辭

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

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⑮猶且月費俸

錢，歲靡④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⑤乘馬從徒，安坐而食，⑥踵常途之促促，⑦窺陳編以盜竊，⑧然而聖主不加誅，⑨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⑩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⑪計班資之崇庳，⑫忘己量之所稱，⑬指前人之瑕疵，⑭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⑮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穢苓也。⑯」

①宋音盲（ㄇㄨㄥˇ），屋大梁也。

②桷椽也。

③構音博（ㄅㄛˋ），櫨音盧（ㄌㄨˊ），侏儒或皆從木

旁，三者皆屋上短柱。

④椳戶樞闌門限，屈音簞（ㄉㄢˋ），戶牡也。

⑤楔音屑（ㄓㄨㄛˋ），門兩旁木

⑥玉札藥名，卽地榆。丹砂，硃砂。

⑦赤箭卽天麻。青芝，一名龍芝。

⑧牛溲，牛溺。馬勃，菌類，生濕地

及腐木上。

⑨敗鼓之皮，主治蟲毒。

⑩登舉也。

⑪紆餘爲妍，謂作緩態者。

⑫卓犖爲傑，謂行直

道者。

⑬公都子問孟子：「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⑭車轍環行天下，而莫能用。

⑮荀卿遊齊，三爲祭酒，齊人讒之，乃適楚，楚黃歇爲相，以爲蘭陵令，

歇死，荀卿亦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蘭陵今江蘇武進縣。

⑯四句解前勸業有勞爲文爲人

四段。①靡費也。②二句言有以養家。③二句言有以自養。④促促廉謹貌。言隨俗而無異能也。⑤言盜竊舊章而無創解。⑥誅責也。⑦幸謂遇世愈於孟荀二儒。⑧財賄謂祿也。⑨班資品秩也。庫音卑（ㄅㄨㄟ），下也。⑩稱去聲。⑪前人謂在已前之貴顯者。瑕疵過失也。謂不公不明也。⑫詰責也。杙概也，楹柱也，杙小楹大，故愈以杙自喻。⑬警首子（ㄅㄨㄟ），毀也。昌陽即昌蒲，久服可延年。豨苓即猪苓，主滲泄。自動而得謗至此，解前公不見信段，言有司未有不明不公處。

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①

①訟責也。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
○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
○汝不懲邪，
○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

○愈曾佐宣武節度使董晉，及武寧節度使張建封，鯁言無所忌，幕中二句，卽指其時也。
○臺臺官，謂御史也。傾，傾邪也。愈爲監察御史，以言事貶陽山令，見進學解註，臺中二句卽指其事也。
○懲，戒也。
○呶呶，喧語不已也。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
○行也無邪，言也無頗，
○死而不死，汝悔而何。
○宜悔而休，汝惡曷瘳？
宜休而悔，汝善安在？
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行字一作悔。○言雖然無害，猶當悔。○頗偏也。○言雖困迫近死而未死，汝可悔乎，謂不當悔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而汝也。○悖亂也。○尤過誤也。○比，阿附也。○顛沛，挫折之意。言如是行爲而不遭挫折者幾何哉。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滯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

乘人不能，揜以自取；⑤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⑥誰云不欺。欺以賈憎，⑦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①需焉饒裕之意。

②聞去聲，聲聞也。言足於內者，聲名自能外溢也。

③曄曄言名盛也。

④論語：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言未能行其實，不欲有聞也。

⑤揜襲也。

⑥不請而教，人未請

而教之也。

⑦賈音古（《又》買也）。

諱辯①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②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③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

①愈勸李賀舉進士，妒賀者藉口賀父名晉肅，晉字與進字同音，宜以爲諱，而不應舉進士，愈故作此

以辨之。○李賀字長吉，唐之宗室，幼有詩名，愈器之，故作書勸舉進士。○混，音殖（出）；皇甫湜字持正，有文才，仕至工部郎中，與愈友善。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

○二名名之有二字者，不偏諱，不固定一字而諱之，在律有是文也。○孔子之母名徵在，孔子嘗有「宋不足徵」、「某在斯」等語。○嫌名聲相近者，文見禮曲禮。○蘆，烏蘆，草名，與丘同音。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

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⑥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饑」也，^⑦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⑧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①詩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等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周公作此詩時，皆不爲父兄諱。

②見前。

③如衛桓公名完，諡爲桓，「桓」與「完」同音，春秋不諱。

④釗，康王名，周成王子，昭王名，昭其諡也。

⑤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曾皙亦孔子弟子，曾參嘗有「昔者吾友」之語。

⑥騏驎，戰國楚悼王時人，見渚宮故事。

⑦杜度字伯度，杜延年孫，見張懷瓘書斷。

⑧漢武帝名徹，故改徹侯爲通侯，蒯徹改名蒯通。

⑨漢呂后名雉，因改稱雉爲野雞。

⑩唐太祖名虎，虎與諧音近。

⑪唐太宗名世民，世與勢音近。

⑫世祖名昞，昞與乘音近。玄宗名隆基，基與饑音近。

⑬唐代宗名豫，豫與諭音近。

⑭機卽謂近玄宗諱也。

⑮機卽謂近玄宗諱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者一作宦；下同。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澆澆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

○風伯△，司風之神。此爲諷刺之文，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愈時爲四門博士，作此以刺權臣李寔等壅蔽聰明，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

○上△，亦升也。

○澆澆△，欲

與之貌。將下或本有欲字。

嗚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闕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

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④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鳴鳥日名，以喻君也。○闕閉也。○獨字一本作將。○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所謂求其時也。

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④

○屏屏雲聚貌。○醜薄也。○鑠消也。○又上或有其字。

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我今一作今我。○汝一作爾。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①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②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③，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④，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⑤，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⑥。

①張中丞名巡，以守睢陽時，拜御史中丞，故稱。傳李翰所作，見本文。②元和唐憲宗年號。③吳郡

地在今江蘇。張籍，字文昌，今江蘇吳縣人，愈舉薦進士。④李翰，今河北贊皇人，有文名。張巡，今河南

南陽人，博通羣書，玄宗末年，以進士官真源——今河南鹿邑縣。——令安祿山反，與許遠合守睢陽，

睢陽陷，巡死，議者謂不宜死守，致喪多人之生命，翰乃爲傳以上之，並言其以孤城蔽江淮，阻遏賊勢，

有大功，人乃無異言。⑤翰所爲傳頗詳密，新唐書巡傳多採之。⑥許遠，杭州鹽官——今浙江海

寧——人。⑦雷萬春，巡將，巡入睢陽之前，嘗爲賊圍於雍丘，萬春立城上，賊伏矢射之，而中六矢，不

動，賊疑爲木人，既知其實，乃大驚，深服巡軍令之嚴。一說雷萬春應作南霽雲。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①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②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③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④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以國亡主滅，^⑤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⑥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⑦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①許遠爲睢陽守，賊至，告急於巡，巡時在寧陵，卽入睢陽，與遠合，遠悉以戰鬪事任之。許遠爲州守，巡爲縣令，故言遠位在巡上。

②睢陽於肅宗至德二年十月陷於賊，二人及部將數十人皆被虜，人皆當時遇害，惟遠後死。

③睢陽食盡，巡出愛妾以饜士，遠亦殺其奴。

④蚍蜉音皮浮（文一）（ㄈㄨˊ）。

大蟻。

⑤玄宗幸蜀，睢陽被圍逾年，官兵未嘗出關援救，賊因此語動圍城中人。

⑥後二人各守

一方，巡守東北，遠守西南。

⑦卓卓，特異貌。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①逆度也，謂先事預度之。

②睢陽當江淮之路，睢陽不下，賊不敢繞出其前，唐人因以江淮得全之

功，歸之巡遠。

③如下文賀蘭等皆是。

④此當時之議論，見前。

⑤淫辭，淫亂之辭。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閒，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

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④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⑤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⑥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⑦愈貞元中過泗州，^⑧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⑨！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⑩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

○董晉鎮汴，張建封鎮徐，愈皆爲從事。道取路也。二句貫下祭雙廟過泗州兩事言之。○巡遠後皆贈大都督，立廟睢陽號雙廟，一廟兼祀二人也。○南霽雲巡將，賀蘭複姓，賀蘭進明也，時駐兵臨淮，巡使霽雲往乞師。○睢，音綏（ムㄨㄣˇ）；睢陽秦縣，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地在唐宋州，州乃汴府支郡。○斷一指所以示信而歸報於巡。○浮圖寺塔。○志誌也，以誌不忘。○貞元，德宗年

號泗州唐州徐府支郡。

④霽雲行八。

⑤巡見雲不應，疑其欲降賊，故呼勉之。

⑥言將詐屈，以俟

機殺賊。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①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②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③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④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⑤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⑥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

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④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①常或作嘗。

②大曆代宗年號。和州北齊置，在今安徽。烏江縣明時省入州。

③以巡以巡立功，故

得官縣尉。或無嘗字。臨渙縣在安徽，元時省入宿州。

④久或作又。

⑤起或作有。

⑥陽陽若無所

事也。

⑦亳，唐州，今安徽亳縣。宋唐州，明清爲河南歸德府，今商邱縣爲府舊治。

頌贊

伯夷頌^①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①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證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②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峯乎^③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④武王周公，聖也，從^⑤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⑥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⑦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

④ 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⑤

○若至於一本作至若。

⑥ 崒[△]音碎（ム又），山高危貌。

⑦ 微[△]子名啓，紂之庶兄，武王伐殷，微子

持祭器而造軍門。

⑧ 從，一本作率。

⑨ 叔齊[△]伯夷[△]少弟，名智，字公達，叔少也，齊諡也。

⑩ 宗周[△]言爲

天下所宗也。

⑪ 武王克殷，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

⑫ 明字下一有

者字。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⑬

⑭ 聖人指武王周公言二子獨以周公武王爲非，而自以爲是。

⑮ 微無也。

⑯ 接跡[△]足跡相接，喻多

而不絕也。紂雖暴，然武王以臣弑君，在古代於義終未合，而當時無有注意此點者，幸有夷齊，古所謂三綱大義，始得維持，而後世之亂臣賊子，始有畏忌。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①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②衆口囂囂。^③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④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⑤下塞上聾，^⑥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⑦

①子產名僑，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相鄭爲政，有聲。鄉校，鄉之學校。鄭人遊鄉校以論執政，然明令毀之，子產不從，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②伊，惟也。③或無「之」字。④囂囂，多言貌。⑤否，惡也，善惡亦言臧否。⑥子產答然明，有禁言論如防川之語，亦見左傳。⑦殺梁文六年「上塞則下

關，下關則上聾。」⑧理治也。

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①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②虜四海所以不理，^③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④

○周末，厲王在位，唐人謗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三年，國人逐王，監視也。○率循也。○施音異（一），延也。垠音銀（一），界限也。④句下或有者字。⑤或謂德宗末年，信佞人，不恤人言，此文蓋有爲而作云。

後漢三賢贊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④閉門潛思，論衡以修。⑤爲州治中，自免歸歟。⑥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⑦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⑧肅宗之時，⑨終於永元。⑩

○王充字仲任，會稽秦置郡，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上虞漢縣，故城在今浙江上虞縣西。○元城漢縣，清時與大名同爲直隸大名府治，今廢入河北大名縣，充之先本元城人，父誦，徙上虞。○班彪字叔皮，作前漢書未成，子固續成之。④充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卽能誦憶，遂通衆流百

家之言。⑤充以俗儒守文失真，乃閉門潛思，著文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名曰論衡。⑥治中漢官，

州刺史之佐吏，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故稱。刺史董勤辟充爲從事，轉治中，充自免還家。⑦公車署

名，公車所在，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蓋漢時應徵者，皆由公家以車遞送也。夷吾薦充才學，肅宗特詔

公車徵。⑧充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作養性書十六篇，節欲頤養。⑨肅宗後漢章帝，名烜，光武孫，

明帝子。⑩永元肅宗年號，充於永元中病卒。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①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②憤世著論，潛夫是名。③述

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④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

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⑤不仕終家，吁嗟先生！⑥

①王符字節信，安定漢置郡，地在今甘肅臨涇漢縣，爲後漢安定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鎮原縣西。②

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鄉人賤之。③符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

曰潛夫論。④潛夫論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

矣。」⑤皇甫規曾爲度遼將軍，故稱皇甫度遼，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

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羹乎？」有頃，又白符在門，規聞之，驚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援其手而入，與共坐甚歡。④符竟不仕而卒。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

傲儻③敢言，語默④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尙書郎，⑤後參丞相軍事，⑥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⑦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⑧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①仲長統字公理，山陽漢郡景帝分梁郡置，在今河南高平漢時侯國。②統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

汝之間，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統獨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後幹果敗，人以是異之。③傲，同倜，倜儻卓異之意。④默，不語也。⑤尙書郎，屬於尙書之郎官也；後漢之尙書職權甚

重。尙書令荀彧奇統，舉爲郎。⑥參丞相曹操軍事也。⑦昌言，當言也，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

⑧繆襲字熙伯，官至尙書光祿勳。⑨襲稱統文足繼西京之董仲舒，買誼劉向揚雄。

傳記

圻者王承福傳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

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⑤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⑥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⑦又吾所謂勞力者，⑧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⑨雖聖者不可能也。」

①坊，音烏（X）；△坊者塗壁之人，俗所稱泥水匠。

②京兆爲漢三輔之一，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

之地，魏以後，建爲郡。△長安，唐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③天寶，唐玄宗年號。天寶十四年，安祿

山反，因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人即民，以避太宗諱改。④勳，謂

柱國護軍之類。⑤手，操持也。鋤，音漫（ㄇㄨㄢˋ），坊具。言執鋤以爲衣食。⑥屋，食屋租也。當去聲，謂所

當之值。⑦稼，種也。⑧徧，爲一一爲之也。⑨理，即治也。⑩可，力可致力也。⑪直，同值。⑫墟，

丘墟也。⑬悴，音萃（ㄘㄨㄟˋ），豐悴猶盛衰也。⑭憫，哀憐也。⑮不有之，謂獨身不家。⑯句下

一有也字。⑰二任，謂心力兼勞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

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

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

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

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孟子「窮則獨善其身。」○爲去聲；下同。○楊朱，戰國時人，倡爲我之說，孟子斥爲無君。④

孟子「楊子所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夫人猶彼也。○論語「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①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②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③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櫛鬚，^④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⑤成谷，窪者^⑥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⑦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⑧

①燕字一本作宴；燕喜亭在連州，愈時爲陽山令，陽山於連爲屬邑。②王弘中名仲舒，連州唐置，今

爲連縣，屬於廣東省。弘中時貶連州司戶。③佛字下或有之字，慧字下或有者字。元慧姓陸，景常則

不詳。④嘉，美也，善也，嘉樹美善之樹。⑤燔或作焚。木立死曰櫛，自斃曰鬚。⑥呀，音牙（一Y）；

呀然，口張貌也。⑦窪，音蛙（XY），低陷之處。⑧相，去聲，助也。⑨避或作禦。雨下或有禦

字。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竢下或有德字。

○書：「滿招損，謙受益。」

○詩周頌振鷺：「振振鷺，鷺子飛。」振振，羣飛貌。

○秩秩有常德也。

○惡穢濁也。

○詩魯頌閟宮：「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燕通譙，言燕飲而有喜也。

也者頌或作頌者。

○州民之老聞而六字一作州民之聞者。

○名下或有於字。

○直當也；一作

宜，又作多。

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踰嶺，○媛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飢聞而馱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爲連州司戶，故或謂吏部郎當作吏部員外郎云。○藍田山名，在陝西田

下或有山字。商洛二水名，皆在今河南。○浙湍二水名，皆在今河南。○漢水源出陝西，經流至湖

北入江。○峴首方城二山名，在今湖北。○荆門山名，在湖北。○岷江源出岷山，山在四川。○

洞庭湖名，在湖南。○湘水湖南巨川。○衡山在湖南，古稱五嶽之一，爲南嶽。○榔音琛（イ），

唐州，今爲縣，屬湖南。嶺卽常稱之五嶺，自湖南入廣東，必踰此。○狄音柚（一又），猴屬。○瑰或

作瓊。○其或作乎。○語見論語。○易漸卦：『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以喻賢者登用作

世表率。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①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②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③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④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⑤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⑥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⑦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⑧七人；偃寢休者二人；⑨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⑩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⑪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⑫挹且注者四人；⑬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⑭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⑮孺子戲者九

人：凡人之事二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二，而莫有同者焉。

①被衣也。

②任在背曰負。

③田犬獵犬。

④羈絡也。鞅音的（勿一），纏也。

⑤臂臂持也。隼鷹

屬。⑥徒步行也。

⑦冑戰士所冠，以禦兵刃。手執也。鈇莖斫刀也。鉞大斧也。植立也。

⑧負背倚也。

⑨偃息也。寢臥也。偃寢休猶言偃寢以休。

⑩附近也。

⑪奉讀如捧。壺矢投壺之矢。

⑫舍居屋

下也。具或作且。

⑬挹酌也。注灌也。

⑭負交手於背也。本句一說一人二字疑在句末；一本無者字。

⑮上下謂上下車也。此句亦指婦人言。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①行者，牽者，涉者，陸者，②翹者，③顧者，鳴者，寢者，訛者，④立者，人立者，齧者，⑤飲者，洩者，陟者，⑥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⑦秣者，⑧騎者，驟者，⑨走者，⑩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①上在上也。下在下也。

②陸跳躍貌。莊子馬蹏：「翹足而陸。」

③翹舉足也。

④訛動也。

⑤齧

音紇（厂己），齧草也。

⑥陟登也。

⑦踉音弟（勿一），踢也。齧音臬（广一廿），噓也。以上皆空

馬。⑧秣飼馬也。此句以下爲騎載。⑨驟馬疾步也。⑩走人走之也。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①雜兵器弓矢旄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②餅盃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③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④麋見獲麟解。⑤旃，曲柄之旗。車載旃，故曰旃車。兩車數。⑥旄，謂析羽注於髦首。楯，音順。尸又

ㄣ，武器，所以扞身蔽目。弓服，弓衣。矢房，盛矢之袋。⑦餅，同瓶，汲水器。盃，盛飲食之器。兩具有柄曰

簞，無柄曰筥。竹器方曰筐，圓曰筥。筥音居。ㄣ，釜三足曰錡，無足曰釜。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藁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所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

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④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己！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①貞元甲戌年貞元十年也。

②獨孤申叔字子重。

③彈碁古遊戲之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

孟，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

④惜愛惜也。

⑤藜藿之俗字。

⑥河陽地名，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

城。⑦國或作故。⑧夙素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①

丞之職，所以貳令，②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③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④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⑤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⑥漫⑦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

諺數慢，必曰丞，^①至以相警警。④丞之設，豈端使然哉！^⑤

①藍田縣今屬陝西省。②貳副貳也。③不可否事遇事不得可否也。④睨音詣（广一），斜視

也。⑤署題名畫諾也。⑥涉筆猶動筆；涉或作濡。占位言占所書名之地，丞書名在令之下，簿尉之

上也。⑦略省稍省視也。⑧漫茫昧之意。⑨言諺語歷數內外官之散慢者，必以丞為首也。⑩

警不省語也。言甚至引丞之不省為警議。⑪端始也。

博陵崔斯立，①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②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

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③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④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

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⑤一躡故跡，⑥破崖岸而為之。⑦丞廳

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⑧與瓦，墁治壁，⑨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泚泚循除鳴，⑩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

其閒。⑪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博陵唐郡，今河北定縣。崔斯立字立之。○泐演迤言其學之廣博。○屈於人屈人也；斯立以

貞元四年進士第。○大理大理寺掌刑法，爲卿，評事其屬官也。○枿音孽（广一廿），伐木餘也，

此處作動詞用。牙角皆顯露之物，用詩召南行露章典。盡去牙角，言戢斂也。○躡音聶（广一廿），

輕步踵人後也。故跡猶言舊例。○破崖岸，謂改去不和易之性。○桷見進學解注。○墁泥也。謂

泥治廳壁。○漉漉水聲，循依也。除階也。○日下或有吟字。

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考功官名，掌官吏考課黜陟，其長爲郎中。知制誥官名，唐翰林學士入學士院一歲，則遷此官，專掌
內命，典繪誥，爲清要之職。

書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孟東野名郊，貞元進士，長於詩。

[○]人人猶言衆人。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隨波逐流之意。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①無所於歸，^②遂來於此；主人^③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④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⑤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⑥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①汴州，今河南開封縣。貞元十五年二月，愈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②於字

· 或作與。③主人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也。④符離，今安徽宿縣。睢，水名。董晉既歿，愈去依張建封。

⑤建封辟愈爲幕職。⑥今年秋，貞元十六年秋也。

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①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利州居喪，^②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③速圖之，吾之望也！

①李習之，名翱，亡兄名弁，仲卿子。②張籍，見張中丞傳後敘。和州，北齊州，在安徽。③東野時居湖

州。

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瘡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

○竇秀才名存亮。

○貞元十九年，愈以言事出爲陽山令，陽山今廣東縣。

○喘喘氣逆而息急也。

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

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捆載而往，垂橐而歸，^⑤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① 甲科謂名第居前也。

② 左不便也。

③ 請字或作情字。

④ 廩所以藏米。困音君（4）廩之

圓者。

⑤ 捆收拾也。橐囊也。管子小正篇：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愈時遠宰蠻縣，故反其

語，言無所得也。

答尉遲生書①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②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③敢有

愛於言乎！

○尉，音鬱（ㄩ）；尉遲生名汾。○昭晰明也。○又一作豈。

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何其一作其何。○比肩謂肩相並，言人多也。○言彼公卿士大夫必有其取得之道。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

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

○崔立之，即崔斯立，見藍田縣丞廳壁記注。時愈已登進士第，而三試吏部不售，因不得命官，立之乃遺愈書，比之獻玉者，故愈以是復。

○扳，音攀（ㄉㄨㄢ）；扳援，猶援引。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

謂『恥過作非』者也。④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⑤，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

①禮部官署名，掌禮秩及學校貢舉之法。

②吏部官署名，掌中外文職銓敍階黜陟之政。博學宏

辭當時制科名，所以考拔淹博能文之士。

③中書與尚書門下並稱三省，三省之長，皆爲宰相，唐初

之制然也。此言吏部試業已得售，而又爲宰相所黜也。

④俳優者優伶奏雜戲之人。

⑤忸怩音紐

尼（广一又）（广一），慚色也。書五子之歌『顏厚有忸怩。』

⑥書說命『毋恥過作非。』言恥

過誤而遂己之非也。

⑦筭音稍（尸么）竹器，容一斗二升。論語『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喻其細

微。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①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竢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②且無使勅者再剋，^③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④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⑤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⑥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⑦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⑧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⑨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汲汲急貌。○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其左足，王歿，又獻武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立，和抱璞而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此爲崔書中語，勅強也。○言仕進有他法，不必專恃博學宏辭之考拔。○進或作振。○漢武帝時，使狄山居一障以禦寇，匈奴斬山頭而去障，塞上要險處，別築爲城，置吏士以障蔽也，乘謂登而守之。此段志在立功。○之下或有所字。○謂欲作唐史。此段志在立言。○信同伸；或卽作伸。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言道德之有所歸宿也已久，况其外表之文乎。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

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蒞○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斬與祈通。

○蒞，待也。

○希，冀也。

○沃，美潤之意。晔，光明也。

○藹如，和順貌。言仁義之人有

涵養，故言語和順。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

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⑤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⑥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⑦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①儼莊貌。禮曲禮：「儼若思。」

②戛戛齟齬不湊合也。

③言不知人之非笑爲非笑。

④汨，音骨。

（《義》）汨汨水流貌。言如水之流至。

⑤笑之則知不諧於俗而能入古，故以爲喜譽之則猶爲時

人所識，其道必淺，故以爲憂。

⑥浩乎，大貌。沛然，盛大流行貌。

⑦肆，放也。

⑧幾，近也。

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①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②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

言之愈白。③

①言待用於人者豈似器，必以人之用舍爲進止乎。②言必爲今所遺。③亟讀若「器」類數也。言志古而見棄於今之人，吾之亟稱之者，所以獎勸之，非敢擅行褒貶世之人也。

與崔羣書①

自足下離東都，②凡兩度枉問，③尋承已達宣州，④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⑤雖抱羈旅之念，⑥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⑦樂天知命者，固前修⑧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⑨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⑩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

所以待足下者也。

○崔羣字敦詩，清河人，與愈同年，又深相知。○唐時東都，今河南洛陽縣。○兩次枉書通問訊也。

○言旋蒙示已達宣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縣。○主人謂崔衍，衍爲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等知名

士，俱在幕府，羣爲判官。○羈旅客也。○語見禮中庸。○前修前哲也。○靈臺心也，莊子

「靈臺者有持。」崔屈身幕府，意有不樂，故答書如此。○言風土不得以北方比。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闔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

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⑤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⑥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⑦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⑧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⑨膾也，^⑩彘也，^⑪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①所事相同也。

②久故猶舊故。

③關與謂隱曲處。眈域猶界限。

④涉其流謂於各家曾有經歷。

⑤言無謂僕知足下爲無根據。

⑥言懼足下謂吾前所交諸深者甚多，其中黑白不辨也。

⑦言

既爲君子，有好之者，亦當有惡之者。

⑧言臭味相投者始相稱引，崔而賢，自稱於賢，乃愚者亦稱之。

則崔非愚乎？故不能無疑。

⑨粱粟也，謂之小米。

⑩切肉爲膾。

⑪彘音蔗（出世），燔肉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
○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
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
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
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
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

○省事猶言曉事。

○比肩見答尉遲生書註。

青紫謂貴顯也，漢公侯之印綬紫，九卿之印綬青，故云。

○言有時既合於天，又合於人。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
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
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
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

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④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⑤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①言僕亦無以自全活之人。

②時愈爲國子四門博士，亦不得意，書中多感慨語，亦自寫也。

③伊

潁，二水名，皆在今河南。

④言當亦終得放於伊潁。

⑤左車，左面商本所着骨。

⑥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

⑦言髮白五分之一。

⑧忽忽，失意貌。

⑨言不能不顧念。

⑩嵩，嵩山，五嶽之一，在河南。

與陳給事書①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陳給事名京，字慶復，與愈同議禘祫，京以是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故稱，其官屬門下省，掌封駁制勅，以糾正其違失。

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

○加字或疑作嘉。

○屬乎，連續也。

○東京，又稱東都，見與崔羣書注。愈爲四門博士謁告還東京。

○邈乎，不在意貌。

○悄乎，冷淡貌。

○疏，陳敘之意。

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即送孟東野序，見後。
序言，故曰皆措塗抹也。

○唐時有生紙，有熟紙，生紙非有喪不用，愈急於自解，故不暇擇。○并賦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

○馮宿字拱之，愈同年進士。○筮一作仕。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

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④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⑤足下豈不謂然乎？

①子雲慕周易而草太玄，人多毀之，子雲不以屑意。②一本無之，文言二字。③桓譚字君山，仕光

武爲議郎，著有新論。

④侯芭，鉅鹿人，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

⑤二語見禮中庸。

近李翱^①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②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①李翱字習之，見與孟東野書註。

②張籍，見張中丞傳後敘註。

應科目時與人書^①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②大江之濱，^③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④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⑤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獮獪之笑者，^⑥蓋十八九矣。

①應科目時，卽愈應博學宏辭科時也。

②天池，海也。

③濱，音焚（ㄅㄨㄣˋ），水涯也。

④介，有甲之

蟲品彙匹儔皆類也。

⑤尋常，見與崔羣書注。

⑥獮獪，音彬撻（ㄅㄨㄣˋ）（ㄅㄨㄣˋ），獮亦獪屬，二

者皆爲水獸，食魚。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①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①俛，同俯。

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

○正夫，一作嚴夫，字子耕，登元和進士第。

○或無者字。

○正夫爲愈後輩。

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

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矣。』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爲此爲說耳。

○言宜於通達者，抑宜艱深者。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其文亦爲後世所著稱。

○猶言有文字以

來。
④常或作當。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賢尊給事指正夫父伯芻，官給事，故稱。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陳商字述聖。此係愈爲國子先生時所作，商以文求益，答之如是。後元和九年，商登進士。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

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①竽，笙類，三十六簧。

②瑟，琴類，二十五絃。

③軒轅氏，黃帝也。帝命伶倫作律呂。

與孟尚書書①

愈白：行官②自南迴，過吉州，③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④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①孟尚書名簡，字幾道，以其爲工部尚書，故稱。

②唐節鎮州府有行官，供行役於四方。

③吉州今

江西廬陵縣。時簡爲吉州司馬。

④數番二字，一作披讀數番。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①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②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

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③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④孔子云：『丘之禱久矣。』^⑤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⑥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⑦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⑧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⑨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⑩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①愈從潮僧大顛遊，人疑其信佛，故簡書及之；簡本嗜佛者也。

②潮州今廣東潮安縣。愈以元和十

四年，諫迎佛骨貶此。

③袁州今江西宜春縣。愈以元和十四年冬自潮州移袁州。

④釋氏以敬三

實之德爲敬田，報君父之恩爲恩田，憐貧者爲悲田，此三種謂之福田。[△]
⑤孔子病，子路請禱，孔子答以此語。[△]
⑥方册書籍也。[△]
⑦或本無自字。[△]
⑧詩大雅旱麓篇語。愷悌和易也。回邪也。[△]
⑨左傳哀

公十六年昭公二十年文。疚心內慙也。[△]
⑩地神曰祇。[△]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
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

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①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②繇繇延延，寢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①楊墨見原道注。

②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淪沒也。九法九疇之法，謂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也。

③音妒（夕又），敗壞也。

④亦孟子語。

⑤廓，大貌。

⑥秦始皇從李斯之請，燒詩書百家語。

⑦

秦始皇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

⑧始皇下挾書之禁，禁私藏詩書百家語也，此律至漢惠

帝四年始除去。⑧故舊也。⑨泯泯猶茫茫。⑩左衽衣襟左交，夷服也。侏離蠻語聲。⑪鈞古衡名，三十斤也。⑫寢漸也。

籍湜輩①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①籍湜，張籍皇甫湜也。

答呂鑿山人書①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②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③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④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⑤方今天下入仕，惟以

進士明經^④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⑤，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

○暨字與醫同。

○魏昭王少子公子無忌，封爲信陵君，好士，敬禮大梁夷門監者侯嬴，親爲之執轡。

愈以師道接引後進，山人與書，謂當如信陵執轡，借賓客以自重。

○名家以專家之學著名也。

④

貫字或作實。

⑤言非若六國公子欲以取士傾天下如市井交易之道，重利而忘義也。

④進士明

經皆唐取士之科名，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⑤靡靡相隨順之意。

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①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②。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③，灼灼明矣^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⑤，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⑥，愈頓首。

①率然^{△△}輕遽之意。

②汲汲^{△△}欲速之意。

③阿曲^{△△}阿附曲從也。

④灼灼^{△△}明貌。

⑤以香塗身曰熏^{△△}，魯

歸管仲於齊，及至，三熏三浴之，齊桓公親迎諸郊。^⑧安徐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①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②環寇之師，^③殆且十萬，瞋目語難，^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⑤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⑥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⑦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踣死之士，^⑧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⑨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

^①鄂州，今湖北武昌縣。柳中丞，名公綽，字寬，曾爲御史中丞，故稱。柳時爲鄂岳觀察使，詔令發兵五千。

隸安州刺史李聽，助討吳元濟，公綽以爲朝廷輕己書生，不知兵，請自行，許之，愈因與此書。^②唐憲

宗時申光蔡三州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元濟爲逆久而未平其所據地在淮水之西故曰淮右

言在賊寇周圍之官兵。④語難語言辨難也。莊子說劍：「瞋目而語難。」⑤桴音夫（ㄉㄨㄛˋ），鼓

槌也。⑥詩小雅采芣篇語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言陳列師旅而誓告之。⑦二州

安州黃州也岳鄂增領此二州牧官名州曰牧郡曰守。⑧踈音弟（ㄉㄨㄛˋ），踢也公綽所乘馬躡殺

圜人公綽殺馬以祭。⑨戎臣武臣也師法也。

愈誠怯弱不適用於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①下風在風之下向。言居下風而聞此，謙辭也。②中朝指政府所在地。③將爲人之司命，孫子語。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①蚊蚋^②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③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④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⑤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⑥畏懦蹙縮，^⑦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⑧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①三州見前篇注。

②蚋，音芮（日ㄨㄣˇ），形略似蜂，螫人。

③兇豎謂少陽煦口中吐氣，見莊子。

④童子，吳元濟時年二十餘耳。

⑤元濟引兵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州許州翟陽，被害者

亘千餘里。

⊗ 羆音于（ㄩ），獸名，大如狗，文如狸。

⊕ 蹙躄舉足促迫也。

⊙ 二州，蘄州、黃州也。

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 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

⊖ 二語諒來書云然。仁人之兵，如時雨之降，莫不喜悅，語見荀子。

⊖ 歲或作月，又作序。

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 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招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 計已與裴中丞相見，⊖ 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 諳悉也。委隨也。

⊖ 愈嘗以此意狀論淮西事宜。

⊖ 裴中丞，御史中丞裴度，時遣視淮西行營。

序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撓音鬧(ㄋㄠˋ)平聲，擾也。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敎，⊖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效古奪字，推敘強取也。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奮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夔，舜之樂官，韶，舜樂也。

○夏帝太康失德，其弟五人作歌以諷，尙書有五子之歌篇。

○語見論

語。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言天將使振文教於天下。

○莊周著書名莊子，言多荒唐，荒

唐廣大也，謂其言無根。

⑤屈原楚忠臣，被讒見放，作離騷九歌。

⑥臧孫辰魯公族大夫。

⑦申不

害法家之祖，爲韓昭侯相，著有申子。韓非韓諸公子，善刑名之學，著書曰韓非子。脊，古慎字；脊到在申

韓前，善刑名，有書四十二篇。田駢齊人，鄒衍燕人，皆善談論。尸佼魯人，商君師之。孫武吳人，有孫子兵

法十三篇。

⑧李斯秦始皇相。

⑨善字下一有鳴字。

⑩章法度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陳子昂字伯玉，善屬文，時承徐庾遺風，至子昂始歸雅正，海內皆推宗之，愈論文，在唐必首稱子昂。

蘇源明字弱夫，工文辭。元結字次山，著有次山集。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襲前人，有文集行世。○浸淫

以漸而入也。③東野時調昇州溧陽尉，溧陽，今江蘇縣。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①皆百越之地，②於天文，其次星紀，③其星牽牛，④連山隔其陰，⑤鉅海敵其陽，⑥是維島居卉服之民，⑦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⑧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⑨若東西州焉。

①竇從事名平，貞元五年進士，刺史佐吏稱從事，平為趙植所署往廣州，故稱。②甌，故浙江溫州，閩

故福建泉州。③百越，種族名，古江浙閩粵之地，皆越族所居，謂之百越。④星之躔舍曰次。星紀，星

次名，與斗宿及牽牛星相當，於辰為丑，吳越之分野也。⑤越地為牽牛婺女之分野。⑥連山，連州

西南百五十里之黃連嶺也。陰北也。⑦敵當也，本或作敵，較長。陽南也。廣州南臨大海。⑧維字

或作皆。居字或作夷。卉服，草服。書禹貢：「島夷卉服。」⑨水崖曰瀕。⑩秦置南海郡，地跨今廣東

廣西兩省。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①皇帝德宗也。德宗卽位，年號稱建中者四年，稱興元者一年，後稱貞元。貞元十七年，以植充嶺南節度使。②扶風今爲陝西縣。平扶風人。殿中侍御史居殿中，察非法。牟字貽周，貞元二年進士。③牟爲東都留守判官。④昌黎唐縣，故城在今河北通縣東。⑤我字或作己。⑥少府縣尉之別稱。愈時自徐州休居東都。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①李愿不詳，或謂唐功臣李晟之子，乃名姓偶同，非是。盤谷地名，在今河南濟源縣北。愿向居盤谷，官至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遂歸隱不仕，愈因作序送之。

②太行山名，連亙今河南山西及河北界。陽南也。

③宅處也。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豈；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①釣於水，鮮可食，^②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③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④口將言而囁，^⑤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① 旄旗類，以髦牛尾注竿首，故名。 ② 酸或作俊。 ③ 便安也。 ④ 裾衣之前襟。 ⑤ 黛深青色。 ⑥ 茹食也。 ⑦ 鮮小魚也。 ⑧ 維繫也。 ⑨ 趨起音此直（ㄅ）（ㄆ），行不進貌。 ⑩ 囁音聶乳（ㄍ一ㄝ）（ㄍㄨ），不敢出口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①盤之泉，可濯可沿；^②盤之阻，^③誰爭子所。窈而深，^④廓其有容；繚而曲，^⑤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⑥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⑧從子于盤兮終

吾生以徜徉^①。」

①種禾曰稼。讀如古句；一作「維子之稼」。②濯[△]澣也。沿綠水而下也；一作湘，烹也。③阻[△]屈折也。

④窈[△]亦深也。⑤繚[△]即繞曲之義。⑥殃或作央。⑦呵[△]禁呵止之也。不祥[△]謂鬼魅之屬。⑧膏[△]

以脂塗轄也。秣[△]飼馬也。⑨徜徉[△]逸蕩也。

送董邵南序^①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②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③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①董邵南不得志而往河北，時河北諸鎮多跋扈，愈不以董往為然，故作此諷其不去。②指荆軻高

漸離等。③彊[△]仁勉強行仁也。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古所云，即指上文所云，所謂古稱燕趙云云也。○樂毅去燕之趙，趙封之觀津，號曰望諸君，其墓

在磁州邯鄲西南二十餘里。○高漸離爲屠狗者，荆軻與相友善。○燕趙之士，夙性不屈，尙可出

仕，則董之不必往，自意在言外。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

⊗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

⊖崔復州名未詳，以其爲復州刺史，故稱，一說名訐，不知所本。唐復州治竟陵縣，縣故城在今湖北天門縣西北。文爲于頔重斂而作。

⊖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下有錄事參軍六司參軍文學醫學博士等，刺史領使，且置副使推官衙官將官等。

⊖仁惠利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城邑郡邑也。⊖不宜不得自宜達也。⊖不期不可期也。⊖連帥謂節度使。

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于公于頔也，字允元，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州隸焉。⊖庸信用也。⊖文贈復州，實諷于公。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①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②郴之爲州，^③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④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⑤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⑥橘柚之包，^⑦竹箭之美，^⑧千尋之名材，^⑨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

① 愈自陽山徙江陵，道衡山而作。

② 五岳中岳嵩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及南岳衡山也。

中州，中土之意。

③ 嶺謂五嶺。

④ 郴今湖南郴縣，唐爲州。

⑤ 謂州得嶺三之二之高度。

⑥ 蜿蟺

盤屈搖動貌。扶輿猶扶搖。磅礴猶混同也。一說，蜿蟺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貌。

⑦ 白金銀也。丹砂

朱砂也。石英礦物中寶石之類。鍾乳泉水由岩隙下滴，其所含石灰質日久而凝結，狀如鐘之乳，故名。

又稱石鍾乳；鍾字與鐘字相通。

⑧包裹也。書禹貢：「厥包橘柚。」

⑨竹之小者曰箛。

⑩八尺曰

尋材木材也。

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①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②豈誠旨於味

邪？③及讀阮籍陶潛詩，④乃知彼雖偃蹇，⑤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

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⑥若顏氏子操瓢與箒，⑦曾參歌聲若出金

石，⑧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⑨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⑩

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⑪建中初，天子嗣位，⑫有意貞觀

開元之不續，^①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②

①王秀才名含。

②醉鄉記，隋末大儒王績所作，含，績之子孫也。

③醉鄉記，歷言古來有欲至其地

而未得，而已將往遊云，本文言既爲隱士，世皆不能累之，何故必欲往遊。④言豈真以酒味爲甘。

⑤阮籍，字嗣宗，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皆晉人，嗜酒工詩，放浪形骸。

⑥彼指王績，偃蹇傲慢之意。

⑦因阮陶而推知王實心有不平，故托酒以逃。

⑧瓢，皮遙切（匚一么），器名，剖瓠爲之。簞，音丹（勿

乃），竹器。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⑨曾參歌商頌，聲滿天

地，若出金石，見莊子。

⑩汲汲，欲速之意。

⑪麴蘖，酒母。

⑫因不平而放浪自托，固不失爲高士，但

聖賢之徒，營道不暇，樂天不憂，無所謂無聊不平，而欲有托以自放，故以醉鄉之不遇孔子爲可悲。

⑬德宗卽位，改代宗大曆年號爲建中。

⑭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在當時稱爲治世，丕，大也。

德宗立，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

⑮建中初，醉鄉後世或有以直廢之事，而史失之，無可考。

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

挾，①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②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

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猶言即無足稱。

○文應醉鄉之文辭。行應良臣之烈。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

○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等，皆孔門弟子散處諸國之證。○田子方名

无擇，魏文侯師之。

○莊子天下，敘諸子不及子方，外編以田子方名篇，亦不過篇首一引，謂莊源於

田，殊未可信。④如荀子非十二子儒效等篇，皆以仲尼子弓連稱。⑤史記有仲尼弟子傳。⑥駢

音寒（尸弓）；駢姓，臂名，子弓字也，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⑦商瞿字子木，魯人，受易於孔子。此

段與前段，以子夏商瞿陪出會子，以田子方子弓陪出孟子。⑧子思，孔子孫，名伋。⑨子思獨傳孔

門心法，作中庸以述父師之意，後世稱爲述聖。⑩宗，宗本也。

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太原縣名，今屬山西。○道趨也。○潢，積水池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①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②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③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④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⑤每進益恭，^⑥及郊司徒公紅帔首，^⑦鞞^⑧袴握刀，左右雜佩，^⑨弓鞞服，^⑩矢插房，^⑪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⑫不可以將服^⑬承命！」卒不得辭。^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⑮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⑯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⑰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①幽州地在河北。李端公名益，字君虞，曾爲使府御史，唐人稱御史爲端公。時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府從事，來東都，愈時官洛陽，於其歸，作此以送之，勉其使濟奉臣職。

②元年，元和元年也。

③李

公名藩，字叔翰，元年爲吏部員外郎，四年自給事中拜相。

④劉濟於貞元二十一年檢校司徒。

⑤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藩爲告哀副使，使至幽州，正使爲楊於陵。

⑥里至，謂每進一里，卽來一

使逆勞也。里或作累。①言藩行益進，濟禮益恭。②帙，音末（ㄇㄨㄛˋ）；紅帙首，首裏紅巾也。③轉

字與靴同。④言左右皆有佩，非一物也。⑤服所以盛弓。韞亦弓室，此處作動字用，藏納之意也。

⑥房所以盛矢。⑦三公，司馬司空及司徒也。⑧將服，將士之服。⑨此句總上兩次辭謝。⑩十

日，天干也。十二子地支也。干支相配，首爲甲子，至六十年而數窮，復爲甲子。⑪天寶十四年，范陽節

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子數窮，明年又爲乙未，一甲子終矣。⑫

開元玄宗年號。其時天下承平，諸藩奉職惟謹。⑬謂藩爲相也。

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

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⑭益，父時官洛陽。⑮此指益爲幽州從事。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

倅劍戟③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④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篔竹之間，⑤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⑥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⑦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⑧

①區讀如歐。

②陽山縣名，今屬廣東。

③廉有稜角也。利銳利。倅齊等也。

④淪沒也。

⑤荒茅茅

草叢也。篔竹竹叢也。

⑥烏言語聲如鳥也。夷面貌不似中國人也。

⑦二句總上陸江縣官吏五項。

⑧二句倒煞。愈於貞元二十年貶陽山令。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①升自賓階，②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③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④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⑤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①南海今廣東番禺縣。挈同拿，牽引也。

②賓階東階也。

③語見莊子徐無鬼篇。蹙音邛（ㄍㄨㄥ）。

④蹙然足行聲。

⑤翳隱也。嘉林善林也。

⑥陶然樂貌。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猶言歲首，指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也。○拜字或作覲。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

○高閑，烏程人，精於書，唐宣宗甚恩遇焉。

○膠，亂也。

○養叔，食由基也。

○楚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

之，百發百中。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其技甚精，見莊子養生篇。

○師曠，樂師名曠，字子野，晉平公

時人，精於音樂。

○扁鵲，姓秦，名越人，晉昭公時人，爲名醫。

○僚，姓熊，名宜僚，春秋時楚勇士，九彈

丸也。○秋，人名，精於奕，見孟子。

○伯倫，晉劉伶也，最嗜酒。

○躋，音劑，（平）嘗也。○闕，音緇

(P) 切肉之大者。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張旭[△]唐吳人，字伯高，善草書，世號張顛，又稱草聖。○旭嘗言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端[△]緒也，倪[△]畔也。謂不可測其端倪。

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疑辭也。○錙銖皆古衡名，銖輕而錙重，然均微甚，故以爲輕微之喻。○情或作精。○浮屠氏謂佛教也。○謂得無但逐其跡。○言人有不平之心，鬱久而發，其氣必勇，其技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伎宜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矣。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

○疏廣爲漢宣帝時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同時上疏乞歸。一說，二子

當作父子。

○供張，供具張設也。

○祖道，餞行也。

○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

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正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國子司業國子監——國學——司業，貳於祭酒。楊以能詩名。○還河中也，楊爲河中人。

以與與通。○丞相謂河中節度使。○唐時河中爲中都，都即河中也。少尹，唐官名，唐諸都各置尹

一人，少尹二人，少尹掌貳府州之事。唐朝官致仕，常給半祿，此加少尹，得全祿。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鹿鳴詩篇名唐時宴鄉貢用少牢歌鹿鳴之章。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

○溫處士名造，字簡輿。河陽見畫記注。軍行政區畫名也。元和五年，烏重裔爲河陽軍節度使，烏徵溫於幕，愈作此送之，有薄其輕出意。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

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④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⑤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①石生名洪，居洛水北涯，溫生居洛水南涯，二人皆東都處士之秀。②鈇，天子所賜，得此始得專

征伐。烏以四月受詔鎮河陽，此言三月，當在是年六七月間也。③石被徵爲參謀，愈亦作序送之，本

編未選。④此謂東都留守鄭餘慶也。⑤東都郭下二邑，河南洛陽也。愈時爲河南令，故曰吾輩

⑥搢紳仕宦之屬。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糜猶繫也。○言不釋於心。

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

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⑤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⑥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⑦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⑧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⑨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

① 鄭尙書名權。

② 地在今兩廣及安南境。

③ 屬音燭（出义），著也。

④ 帕音拍（文己），帕首

額巾裏首也。

⑤ 屏猶牆也。

⑥ 言就席。

⑦ 此句總上五節。

⑧ 岸大海謂顯露大海中。

⑨ 颯字

與帆字同。蹕音卓（出义己），疾行貌也。

⑩ 仇對合也。

⑪ 撞搪音窗唐（义义九）

（去九），闕突

也。⑫ 爬梳理治之意。

⑬ 薙音梯（去一）

，芟除也。獮音先（么一）

，秋田也，殺也。

⑭ 耽浮羅不

詳。流求即琉球島，今爲日本所屬。毛人因其地居此蠻族，故名，在大海中洲島上，今地不詳。夷州亶州

今之加布爾，孫權嘗使浮海求之，卒不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州字或作洲。

⑮ 林邑在今安南河內

省南扶南在南海大灣中，今暹羅地。真臘國當盛時，有安南之南圻及暹羅東部，今僅有柬埔寨，爲法蘭西保護國。于陀利今之麻刺甲。④船大舟也。⑤魚，本或作雨，較是。

長慶三年①四月，以工部尙書鄭公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②

鄭公嘗以節鎮襄陽，③又帥滄景德棣，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⑤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⑥散騎常侍，⑦工部侍郎尙書，⑧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⑨可謂貴而能貧，⑩爲仁者不富之效也。⑪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⑫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⑬

①長慶穆宗年號。

②權以長慶三年四月爲嶺南節度使。

③襄陽今湖北襄陽縣。權於元和十一

年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④滄州今屬河北景唐舊縣，今爲景縣，屬河北。德唐時治今山東陵縣。

棣，無棣縣，唐屬滄州，今爲慶雲縣。權於元和十三年爲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

⑤華州今陝西

華縣。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爲華州刺史。

⑥金吾將軍，掌徵循京師，防禦非常。元和十四年，權爲

右金吾衛大將軍。①散騎常侍，唐爲顯職，分左右，分隸中書門下二省。穆宗立，權爲左散騎常侍。

②長慶元年，權爲工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尚書。③權豪侈，多姬妾，俸入不贍。④語見左傳襄公二

十二年。⑤爲仁不富，語見孟子。傳權因俸入不足用，資緣求節鎮，因得嶺南，愈此語有諷意。⑥愈

亦有詩，本編不錄。⑦當時如白居易、劉禹錫、張籍等所爲詩，皆用來韻。後權終於嶺南未歸。

哀辭祭文

歐陽生哀辭^①

歐陽詹世居閩越，^②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③故宰相常袞^④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⑤時未幾，皆化翕然。^⑥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⑦

①歐陽生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餘，有文集行世。

②閩越今福建，本周時七閩地，後爲

越人所居，故曰閩越。

③帝制時代稱皇帝曰上，今上者，當時之帝也，此指唐德宗。

④常袞，京兆人，

建中初爲福建觀察使。

⑤與讀如預，或卽作預。

⑥大曆七年，李椅都督福建，領觀察等使，始興學

校，衰繼其後，爲時既久，遂翕然胥化。④貞元八年，詹與愈同登第。按蒲田林藻以貞元七年登第，長溪辭令之以神龍二年擢第，皆在詹之前，愈謂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蓋考之未詳也。繇字與由字同。

建中貞元間，①余就食江南，②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③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④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⑤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⑥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⑦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⑧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

①建中貞元皆德宗年號。②時愈家於宣州。③三年按年譜當作二年。④會合後皆忘所欲至

之地也。⑤嶷音逆（广一）；詩大雅克岐克嶷箋：「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⑥張建封辟愈

為徐州節度推官。⑦國子監即國學也，晉始立國子學，隋煬帝改學為監，唐因之。四門助教官名，古

者天子設學於四郊，後魏以其遼遠，於四門建學，置四門博士，唐因之。⑧監字一作詹字；或并無監

字。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①孟子離婁：「若會子者，則可為養志也。」②今李翱集無此傳。③哀辭者，所以舒其哀也，此為

與祭文不同處。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豐古敷康切。○不永，一作永不。

○歐陽生游太原，悅一妓，約以至都來迎，後不克如約，過期往

迎，妓已積望成疾，翦髮寄生，生爲之憫，怨涉旬亦歿，生爲妓死，此友朋所諱者，愈以慰其父母，故云藥物甚良，而諉諸壽命，全人父子之恩，當如此也。○四「孔」一作「既」。○五「齊」一作「高」。○六同，古徒黃切。○七通，古他王切。○八益，一作救。○九誠，古辰羊切。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慳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虜遠矣，何日而忘！

①獨孤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鴻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②數句語意出史記伯夷傳，愈與崔羣書中天人好惡之說，與此正同。③濯濯，光明也。④曄，音葉（一廿），亦讀有曄曄光也，又盛貌。⑤容，古于方切。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

①田橫，漢臨淄人，故齊王榮弟，齊敗，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高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

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高帝命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橫墓在今河南偃師縣西十里。愈兩應宏博不中，三上宰相書不得官，故寓意於田橫，歎田橫以懟時宰也。

○東京洛陽也。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 愈以己無投合，躊躇發憤，感橫而發爲此文，歎時宰之不能得士也。一本士下有「心」字。

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

○稀當作希。莊子讓王篇音義：「希，望也。」言田橫之事，非今世所望也。 歎歎讀如「盧希」，悲泣

氣咽而抽息也。

。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銳，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

雖顛沛其何傷！^①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②跽^④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⑤！

①擾擾繁多貌。

②四句脫去田橫而自道也。闕里地名，孔子所居，在今山東曲阜縣。遑遑，心不定也。

與皇皇同，孟子滕文公：「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③耿光，光明也，書立政：「以觀文王之耿

光。」^④跽，音技（41），跪也。^⑤享，古虛良切，平聲。

祭郴州李使君文^①

維年月日，^②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③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④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

①郴州，唐置州，今湖南郴縣。李使君，名伯康，字士豐，隴西成紀人，貞元十九年秋七月，拜柳州刺史，永

貞元年十月卒。柳州，墓誌作柳州。②一作維元和元年歲次丙午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③

將仕郎官名。唐從九品下爲將仕郎。江陵府唐置，今湖北江陵縣。法曹參軍官名，漢末有參軍事之名。

本爲參謀軍事而設，晉以後置爲官員，如諮議記室錄事及諸曹參軍皆是。④見漢鄒陽獄中上梁

王書。白頭如新謂自初相識至頭白，交情不變也。傾蓋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交小敬之義也。

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顏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④挈百憂以自副，⑤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⑥苞黃甘而致貽，⑦獲紙筆之雙寶，⑧投叉魚之短韻，⑨媿韜瑕而舉秀，竅新命於衡陽，⑩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⑪航北湖之空明，⑫覩⑬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⑭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⑮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⑯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⑰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

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④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⑤

①癸未，貞元十九年，愈於是年左遷連州陽山令。

②下邑，謂陽山。

③貴部，指郴州。

④窮遐，一作

窮荒。

⑤擊，與擊同，率引也。副稱也，如其實也。

⑥籀音紂（出又），篆也，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因

名。

⑦黃甘，今之新會橙，蓋愈嘗送橙於李。

⑧李寄紙筆詩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卽此。

雙貿猶貿易而雙也。

⑨愈有叉魚十八韻招張功曹詩。

⑩貞元二十一年，愈以順宗赦，徙掾江陵，

待命於榔，榔在衡山之陽，故云。

⑪耐音紂（出又），醇酒也，謂重釀之酒。

⑫北湖，在榔縣北。

⑬覲音取（古），伺視也。

⑭般弓滿也。

⑮宿留讀如秀溜，停待也，史記封禪書：「遂至東萊宿留

之。」^①吳季札聘鄭，見子產，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⑯掾音研（一弓），

佐貳官之稱，此卽指法曹。

⑰銘旌，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識之。

⑱永貞元年冬，李柩過江

陵，愈以是祭之。

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

浮言，^①雖百車其何託，^②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③尙饗！

① 確音遼（《又》，鳴也。雞鳴之詩，言亂世君子，凌晨孤確，以雞爲喻。② 愴音纖（ム一弓）；愴人

佞人也。③ 百車謂言之多也。④ 侑音又（一又），勸也。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①彰義軍^②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③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黷^④而狂，年未三紀，^⑤乘氣加人，無挾自恃。^⑥

① 張員外名署，河間人，爲河南縣令。員外官名，別於正額官而言。南朝有員外散騎侍郎，隋初於尙書

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唐因之，署會爲刑部員外郎，故云張員外。② 元和十二年八月。③

彭義軍本淮寧軍節度，治蔡州，後改號彰義。④峙立也；亦作峙。貞元十九年，愈與署俱爲御史，故云並峙。⑤慧讀如貢，愚直也。⑥十二年爲一紀。⑦挾矜其有而恃以自重也。孟子萬章：「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有所挾也。」愈自言無所挾而自恃也。

彼婉變者，①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②我落陽山，③以尹鼯獾，④君飄臨武，⑤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我泗君眺，⑥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跖，⑦洞庭漫汗，⑧粘天無壁，風濤相逐，⑨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飄船，⑩箭激南上湘水，⑪屈氏所沈，⑫二妃行迷，淚蹤染林，⑬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⑭後期有無。

①婉變，美好貌。此指譏佞。

②謂譏人以言傷人也。時方旱飢，愈與署及李方叔同上疏乞寬民徭，爲

李實所譏，俱貶南方縣令。

③貞元十九年，愈貶連州陽山令。

④鼯鼠，小獸，有肉翅似蝙蝠，能飛。獾

猴也。言治陽山之人，如治鼯獾也。

⑤署貶郴州臨武令。臨武縣名，今湖南臨武縣。

⑥泗液自鼻出

者，眺音桃（去么），哭泣不止也。

⑦舐音抵（勿一），觸也。跖，足也。謂頂相舐觸足相交也。

⑧洞

洞庭湖名，在湖南境，華容南縣定鄉漢壽沅江湘陰各縣環之。漫汗水廣大無際貌。⑨厖香灰（尸又

入）相擊也。⑩飄與帆同。⑪湘水源出廣西興安縣之陽海山，流入湖南，注於洞庭湖。⑫屈原

沈於汨羅，汨羅西流入湘，故云。⑬二妃舜二妃娥皇女英也。舜崩，二妃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斑。

⑭鱣同，小杯也。

期宿界上，①一〔又〕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②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③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④

①貞元十九年，愈與署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宿臨武界上。②驟音蒙（尸ノ），驢子也。③虎爲寅

神，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④言猛獸果有徵驗，不待禱而有所憑也。猛獸一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果得歸也，亦通。

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①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②泊砂倚石，有遷，③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④委舟湘流，往觀南嶽，

⑤雲壁潭潭，⑥穹林攸擢。避風太湖，⑦七日鹿角，⑧鈎登大鮎，⑨怒頰豕狗，⑩鬱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⑪下馬伏塗，從事是遭。⑫

○順宗卽位，愈與署皆改江陵府掾，愈法曹，署工曹。

○郴山卽今湖南郴縣之黃岑山，郴水出此，甚

清，下流入湘水。愈遇赦後，埃命於郴者三月。

⑬遷同迕，逢也。

⑭令章謂酒令，唐人會飲，違令則以

籌記罰，蝟毛言其多也。

⑮南嶽卽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

⑯潭潭深也。

⑰太湖卽洞庭湖；

太，或作大。

⑱鹿角洞庭湖中地名。

⑲鮎音拈（广一弓），魚名，無鱗，多粘質。

⑳狗音霍（广义）

己），豕怒聲。

㉑尻音考（弓么），平聲，脊骨盡處。謂低首而聳臀也。

㉒愈爲江陵府掾，從事等乃

幕僚，故須下馬避道也。

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

○元和元年，愈召爲國子博士，署揀江陵。

○元和二年，愈分教東都，署爲京兆府司錄參軍，錄事持

糾曹之權，當要害之地，判曹事，故云揀首雍州名，今陝西終南山以北地。

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瘥。○還家陳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

○署爲刑部員外郎，守法不阿，出爲虔州刺史，虔州屬南康郡，南昌，當作南康。幹，烏括切（又己），轉也。
○獠，音老（ㄉㄞ），嶺表溪峒之蠻也。○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經，署曰：「刺史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罷病也，此作過字解。

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罍，○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元和十二年，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度奏愈爲行軍司馬。○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諸軍統帥，行將出討，愈詣弘稟事。大梁，今河南開封縣。○罍，音賈（ㄉㄞ），爵也。○

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

祭柳子厚文①

維年月日，①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
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②人之生世，如夢一覺，③其閒利害，竟亦何校？當
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④

①柳子厚名宗元，河東人，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
十月五日卒。明年，愈在袁州，作此祭之。②一作『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初五日景
午。』③既嗟而又遣以理也。④覺音教（4一么），寤也；下同。⑤惟思也。

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①子之中棄，天脫羣羈，②玉佩瓊
琚，大放厥辭。③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④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
巧匠旁觀，縮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

前，一斥不復，^⑤羣飛刺天。^⑥

○犧音娑（ム又己），酒尊名。青黃謂飾以青黃。言木之材者爲犧尊，正乃木之災也。莊子胠篋：「純樸不殘，孰爲犧尊。」注：「畫犧牛象以飾尊也。」○帶知揖切（出），與繫同，所以絆馬足也。羣馬

絡頭也。

○佩玉在上爲珩，在下爲璜，有二組，以左右交牽之，二組相交處，一物居其間，卽琿也。以瓊

玉爲之。瓊美玉。二語狀其文之美也。

○表表卓立之貌。

○宗元被貶，竟卒於柳州，故云一斥不復

○飛一作非，喻羣小刺天喻其位高。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琅琅金玉聲。謂其臨終之言善也。

○宗元子幼，——參閱下墓誌銘——臨終以托諸友。○言

不以子爲鄙陋，而亦託以死後事也。

祭侯主簿文①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②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③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

①侯主簿名喜，字叔起，官國子主簿。

②長慶二年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侍郎。

③進馬官名，

屬殿中省，戎服執轡，侍立於立仗馬之左，隨馬進退，雖名管殿中，其實武職。佶愈子，碑狀及世系表無佶名，蓋愈子之早歿者。

我狎我愛，人莫與夷，④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⑤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⑥今其有誰！
④夷等夷也。⑤愈嘗與喜漁於溫洛，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⑥一作「人之云亡。」

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⑦我方齋祠，⑧哭送不

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方，一作云。○言方以祠事從公也。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

○鄭夫人愈兄起居舍人會之妻，愈少孤，育於鄭。○一作「貞元十一年」，一作「貞元九年歲次

癸酉九月朔日」。○榮陽縣名，即今河南滎陽縣。○詩大雅桑柔篇句。辰時辰也。○大曆五年，

愈父仲卿卒，時愈年三歲。○仲卿歿，愈養於兄會舍。父卒而不及母，蓋終喪已嫁也。

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甦○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食，疾疹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凶屯。

⑤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闕百年，⑥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旄⑦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⑧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⑨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

①齒音襯（イ），孩童毀齒也，說文「男八歲女七歲而齒」。②王官地名，故城在今山西虞鄉

縣南。③疹音真（出），讀上聲，病名；一本作疹。④閔閔憂懼之貌。⑤大曆十二年五月，會坐

元載黨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愈時年十一，從至貶所。⑥會卒於韶，年四十二。⑦丹旄喪家所

用之銘旌也，王褒詩：「丹旄書空使。」⑧謂葬於河陽也。⑨建中二年，中原多故，愈避地江左，濱

水涯也。

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①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頌，
②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
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

行，^①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葦！』^②今其敢忘天實臨之！

①貞元二年，愈自宣州遊京師。

②頓讀如鈍；一本卽作鈍。

③韶州今廣東曲江縣。

④嫂叔舊無

服，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請服小功五月，制可，愈幼養於嫂，服期所以報也。

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尙饗！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①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②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③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④惟兄嫂是依。^⑤中年，兄歿南方，^⑥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⑦既又與汝就食江南，^⑧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⑨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

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①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②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③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④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①十二郎愈兄率府參軍介次子，名老成，會無子，以老成爲後。②一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

日。」③七日乃祭者，以所報月日不同，欲審其實，故遲遲若此。④建中人名。⑤估，謂父也，詩魏

風「無父何怙。」⑥兄卽會，嫂卽鄭夫人。⑦謂會卒於韶州也。⑧河陽縣名，今河南孟縣有河

陽故城。⑨建中二年，愈與老成避地江左，家於宜州。⑩貞元二年。⑪董丞相，董晉也。貞元十三

年，晉帥汴州，辟愈爲節度推官。汴州，今河南開封縣。⑫貞元十五年二月，董晉卒。⑬是歲秋，張建

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⑭貞元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愈西歸洛陽。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

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茫茫，一作荒荒，古荒忽茫茫之類，皆一字，義多相近。○耿蘭，家人名。○老成子，湘也，老成有二

子，曰湘，曰滂，介子百川死，無後，愈命滂歸後其祖介，老成死，湘年十歲。○昶也，昶登長慶四年第。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

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窆音貶（ク一マ），下棺也。墓地塋兆曰穴。○田百畝曰頃伊潁二水名，伊水出河南盧氏縣東南，注於洛，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境潁谷，東南入安徽注於淮。

潮州祭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穰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

○原有五篇，此其第二篇，祭湖神也。○刺史以上，一作「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

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殿，音鍛（クマ），鍛脯加畫，桂曰殿，脩禮郊，特性「大饗

尙殿修而已矣。」
④稷音遂（ム又ノ）、禾秀貌。
⑤稷古胡臭切。
⑥簇叢聚也，古青卒切。
⑦育，古余律切。

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①割劓雲陰，②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③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④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①福，古筆力切。②以刀割破物曰割，分割曰劓，音離（カ一）。③侑，佐也。④當治猶當官，刺史自謂也。

碑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①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②千萬年，敬戒不息，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③高祖太宗，既除^④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⑤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⑥稂莠不薶，^⑦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

①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愈爲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愈多歸美於度，而李愬以入蔡功第一，愬妻唐安公主訴碑不實，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舊唐書韓愈傳說如此；或謂碑文歸美宰相，彌以恢崇朝廷，李愬囊鞬迎度於蔡，未必因此怨望，詳公文，蓋以其碑首指斥請罷兵者太切直，致被譏而拽倒耳。

②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

③於歎美辭，讀如烏。

④謂悉以爲主而臣之也。

⑤除除亂也。

⑥孽牙萌芽也。

⑦此指安史之亂肇自天寶以後，據有兵

柄者，遂時時抗撓朝命，遂帥自立留後，至於不可爬梳。⑦大憲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屬。⑧稊莠皆害苗草，薨除草也，讀呼毛反。

睿聖文武皇帝，①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②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③〔又明年〕平蜀，④又明年平江東，⑤又明年平澤潞，⑥遂定易定，⑦致魏博貝衛澶相，⑧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①謂憲宗也，元和三年正月受此尊號。②謂考輿地之廣狹，計貢賦也。③謂祭也。④永貞元年

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全討斬之。⑤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

度使章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⑥元和二年

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⑦元和五年，昭義節度盧從史陰與王承宗

通謀，吐突承璀誘執從史送京師。按以上紀年，碑文與史不同。澤州故治，今山西鳳臺縣。潞州故治，今

山西長治縣。⑧元和五年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以定易二州歸於有司。定州故治，今河北定縣

易州故治，今河北易縣。⑨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貝衛澶相四

州，皆魏博節度使所管，蓋兼魏博爲六州也。魏州故治，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十里，魏博節度使治此。博

州故治，在今山東聊城縣西北十五里。貝州故治，今河北清河縣。衛州故治，今河南汲縣。澶州故治，在

今河北清豐縣南二十五里；澶讀如蟬。相州故治，今河南安陽縣。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

放兵四劫。⑩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⑪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

三姓四將，⑫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

聲，⑬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

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⑭維是河東

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⑮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

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⑯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

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不許。○

元和十年正月，元濟反，縱兵略東都附近。舞陽今河南舞陽縣，葉今河南葉縣，襄城今河南襄城縣。

○一二臣指李吉甫武元衡等，蓋除此數臣外，無贊伐蔡之謀也。○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河

西節度使，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謂以意決之而同聲附和也。時韋貫之李逢吉衛次

王涯等，皆請罷兵。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陳州今

河南淮陽縣治。許州故治，今河南許昌縣。⑦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

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縣治。郃陽，縣名，今屬陝西。按是時鎮河東者王鏐、張弘靖、王鏐於十年十二月卒，史未有

河東遣將助討淮西之文，蓋漏去也。⑧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

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河陽節度使，本治河陽城，在今河南孟縣西，元和中，徙鎮汝州，今河南臨汝

縣治。懷州，今河南沁陽縣治。⑨朔方軍治靈州，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南，義成管鄭滑二州，治滑，故治

在今河南滑縣東二十里。陝益，卽劍南東西川。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延屬鄜坊丹延節度使，故治在今

陝西膚施縣東，慶屬邠寧節度使。故治卽今甘肅慶陽縣。⑩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

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⑪元和十年十二月，以左

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壽州，卽今安徽壽縣。⑫宣武軍本治宋州，後徙治汴。淮南道，管

舒廬壽滁和五州，在今安徽。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縣。歙州，今安徽歙縣。浙西道，管杭州湖州，在今浙江。

⑤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鄂州故治，今湖北武昌縣。岳州故治，今湖南

岳陽縣。

⑥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唐州故治，今河南唐縣。鄧州故

治，在今河南鄧縣東南。隨州故治，今湖北隨縣。

⑦裴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五月，帝遣度

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

⑧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

爲淮西宣慰處置使。

⑨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帝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監其軍。守謙，奄人也。⑩

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

⑪度以馬總爲副使，韓愈爲行軍

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官書記。

⑫度行，帝御通化門送之。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⑬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⑭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⑮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⑯盡得其屬人卒。

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申州故治，在今河南信陽縣。○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

李祐率士卒劉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釋之而待以客禮。○四月，蔡人董昌

齡以鄆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泗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

泗曲一名時曲，在河南鄆城縣東南三十里。○賊將指李祐，祐謂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可乘

虛直抵其城北。」愬然之，乘雪夜入蔡，生擒元濟。文城，文城柵也，在河南遂平縣西南五十里。蔡今河

南汝南縣。

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

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

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

○以蔡州留後馬總爲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頷蔡城，其壇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

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
起，^③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④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① 謂盛極而衰也。圯，毀也。

② 安史旣平，燕趙魏相繼而起。

③ 謂鄆蔡之屬居河南者。

④ 四聖，肅

宗代宗德宗順宗也。

⑤ 謂爲亂者所隔，各方不得朝覲也。

⑥ 謂巡狩四岳之禮，多曠廢也。

⑦ 百

隸，一作百司；一作司隸。

⑧ 唐以河南河北地爲山東，憲宗平盧從史，其邢洛磁三州，本隸河北道，故

云山東。

⑨ 姦鄰謂李師道。

⑩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又

擊裴度傷首。①言羣臣皆請罷兵而帝不聽。②謂以韓弘爲都統。③卽上所言道古攻其東南，

文通戰其東，李愬入其西也。④二句敘顏胤武合攻。⑤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於時曲。時曲，

卽河曲。⑥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柵。陵雲柵在今河南商水縣西。⑦邵陵在今河南鄆

城縣東。⑧元濟以董昌齡令鄆城，而質其母楊，楊以去逆告昌齡，昌齡乃舉城降。自常兵時曲至此，

要言前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⑨釐理也。⑩二句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今河南鄆城

縣有新寨鎮。⑪書益稷：『罔晝夜頌頌。』謂肆惡無休息，頌與頌同。⑫吓晚也。⑬愈有論淮西

事宜狀云：『所未可知者，在陛下之斷與不斷耳。』此言平蔡之功，皆憲宗之能斷也。

南海神廟碑①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

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②號爲祝融。③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

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

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④祝號祭式，與次俱昇。⑤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⑥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⑦黃木之灣。⑧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⑨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⑩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⑪發作無節，人蒙其害。

①南海神廟在今廣東番禺縣東南波羅江上，廟有波羅樹，大可數十圍，俗稱波羅廟。②河伯河神

也。③祝融，南海神名。④天寶十年正月，封南海廣利王。⑤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

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刺史都督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

册制祭。⑥廣州治，卽今廣東省治。⑦扶胥口，在今廣東番禺縣東南三江口，有扶胥鎮。⑧黃木

灣與扶胥口相近。⑨唐制嶺南爲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⑩裸音貫（《乂弓》）灌也。

始祭酌鬱鬱之酒，灌地以降神也。⑪盲風疾風也，見禮月令。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

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⑫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⑬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⑭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⑮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⑯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⑰戴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穰。⑱五鼓旣作，牽牛⑲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蜒蛇虺，⑳來享飲食。闔廟旋臚，㉑祥飈送颿，旗纛㉒旄麾，飛揚晦藹，㉓錢㉔鼓嘲

轟，高管噉譟。⑤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⑥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⑦

①孔公名戮，字君嚴，元和十二年七月，爲嶺南節度使。②殿底宴切（勿一弓），定也。南服猶言南方。

③爆表也，表白於外也。④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中使送往。⑤先是詔禱南海神，多令

從事代祠，戮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皆揖而退，謂揖而退之，不從其言也。⑥權同棹。⑦謂祭之前

一日，省牲視滌濯也。⑧概音既（4一），稠也；一說，略也，謂略見也。⑨牽牛星名，禮月令：「季春

之月，旦牽牛中。」⑩蜿，讀如宛（又弓），蜿龍狀，地同蛇，音移（一）地地安舒貌。⑪謂祭畢而

歸也。虺音盧（勿又），舟後持船處。⑫蘇音道（勿么），亦讀毒（勿又），羽葆幢也。⑬瞻，萬旌

旗蔽日貌。⑭鏡音嗽（弓么），樂器，如鈴，又鉞之大者曰鏡。⑮嗽音叫（4一么），號呼也。譟

羣呼煩擾也。⑯謂天地開霽，皆見端倪也。⑰八十曰耄，五十曰艾。

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冑，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初時番舶之至，泊岸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宴，戮皆罷之。

○戮有奏加嶺南州縣官祿料錢

狀，見全唐文。西南，一作四面。

○戮於廣州府城北建廣恩館，以居南謫子孫不能自存者，歲撥田租

千五百石以贍之。④陳古遵須切，隅也。

柳州羅池廟碑①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②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③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④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⑤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

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④

○柳州唐州，今廣西馬平縣。羅池廟在今廣西馬平縣東，祀唐刺史柳宗元。或謂此非銘羅池廟之文，

弔宗元之文也。

○柳宗元以元和十年三月自永州司馬爲柳州刺史。

○謂不鄙之以爲夷也，柳

州古爲百粵之地，故云。

④水際謂之步；又嶺南謂水津爲步。

⑤柳州之俗，以男女質錢，子本相伴，

則沒爲奴婢，宗元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⑥元和十四年十月，

宗元卒。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④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⑤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⑥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⑦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⑧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⑨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三年[△]宗元死後之三年也。

○景辰[△]卽丙辰，避唐世祖諱改。

——世祖名昉。

○宗元旣沒，柳人懷

之，託言降於州之堂，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

④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木馬

偶人於舟，導之登岸而趨於廟。

⑤鵝山[△]，在馬平縣西；一作峨山。柳之水出鵝山，卽名峨水。

⑥團團[△]；

團聚貌。齒齒[△]；

⑦秋鶴與飛，卽秋與鶴飛，因倒用而語勢益勁。

⑧北方[△]中國也。言中國之人

於侯有是非，勿往也。

⑨秔[△]，稻之不黏而晚熟者，俗作粳。稌[△]，糯稻也。言秔稌之穗如蛇蛟也。

墓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

韓弘，匡城人，累官宣武節度使，憲宗用兵，拜爲諸軍行營都統使，吳元濟平，封許國公神道碑立於墓前孔道，以紀死者之生平，其與墓誌銘不同處，則彼係埋墓中者，碑文稱弘甚至，然據弘本傳及李光顏傳，憲宗討蔡，詔以光顏軍當一面，光顏先破賊，弘挾賊自重，惡光顏，飭名姝相遺，光顏嚴詞謝之，是愈碑文不實也。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潁川秦置郡，今河南開封縣境，陽夏漢縣，隋改太康，唐因之，爲今河南太康縣。

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

國太夫人。

○許州，今河南許昌縣。汴州，今河南開封縣。

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偏偏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

○司徒官名。玄佐，姓劉，滑州匡城人。○建中二年正月，以宋州刺史劉玄佐爲汴宋毫潁節度使。汴

見上宋毫見張中丞傳後敘注。潁，今安徽阜陽縣。○偏，音侃（ㄎㄢˇ）；偏偏不干虛譽也；一說和樂

貌。

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

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

○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爲使，九年，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爲使，弘出爲宋州南城將。

○貞元十二年，李萬榮病，其子迺自稱兵馬使，軍亂，逐迺，以董晉爲節度使，十五年，晉卒，以陸長源爲使，軍亂，殺長源，以劉逸淮爲使。

○劉逸淮，舊唐書傳作逸準，後賜名全諒，懷州武陟人。

○韓甥卽韓弘，以其爲玄佐之甥，故云。

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二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

○曲環，陝州安邑人，爲陳許節度使，貞元十五年八月卒。

○吳少誠，幽州潞人，德宗以爲申蔡光等

州節度使，貞元十四年反。

○啗，音淡（勿弓），以利誘之也。

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薈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

足令震駭。③『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④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謹叟叫號于城郭者。

①淮南子兵略訓：『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薜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見平淮西碑注。②擗

與翦同。③駭與駭同。④時汴州軍多輕主帥，劉錡者，兇卒之魁也，弘召錡與其黨悉斬之，血流道

中。

李師古作言起事，①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②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③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④

①李師古納子作，或作詐。②時德宗崩，告哀使未至，義成節度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

國喪噬鄰境，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曹州治濟陰，在今山東曹縣西北。義成軍治滑州，今河南滑

縣，故曰滑帥。①師，或亦作帥。②師古開順宗卽位，乃罷兵。

少誠以牛皮溪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

田弘正之開魏博，①李師道②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③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④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

①田弘正，本名興，字安道，賜名弘正，元和七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皆憤怒，時興爲兵馬使，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十月，詔以興爲節度使。②李師道，師古異母弟，元和元年閏六月，師古卒，以師道爲留後。③謂弘正不請爲留後，奉土地兵衆，坐待詔命。④成德軍治恒州，在今河北正定縣北，時王承宗爲成德節度使。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

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

○公武字從僊，據新唐書，弘不親行，遣公武領兵屬光顏，陰爲逗撓計，此文與不合。○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北節度使，領鄜坊丹延節度使。

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

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④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⑤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⑥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⑦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

①弘本挾賊自重，元濟旣平，弘懼，元和十三年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十四年正月，拔考城，二月，平盧都將劉悟擊師道斬之。考城，今河南考城縣。②平盧自李正己後，兼領兗鄆諸州，故曰鄆部。

③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④綺，今之細綾。纈，音頡（丁一廿），結縉綵爲文也。⑤晉宋故

事位尊年耆者，加兵給扶。⑥穆宗卽位，以弘攝冢宰。⑦河中治今山西永濟縣。⑧長慶，穆宗年

號。⑨唐長安城東第一街第九永崇坊，爲韓弘宅。⑩愈時以京兆尹監護其喪。⑪萬年縣，今陝

西長安縣。⑫合葬曰祔。

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閒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

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

○充本名瑤，初爲右金吾衛將軍，元和十五年，代公武鎮渭北。

○蒲今山西永濟縣。

○長慶二年

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齊爲留後，充自義成節度移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峇降，充入汴州。

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惕。○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

兩孺^⑤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⑥，察其嘖呻，與其睨
眴^⑦。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⑧，
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賫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
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是矣。三公釋師
十萬，歸居廟堂。上^⑨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⑩。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
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⑪。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① 獬音制（出），狂犬也。謂劉玄佐死後之汴州五亂。② 惕息也，與憇同。③ 齋暴長也。④ 貞元

皇帝之孫憲宗也。⑤ 墻音軟（日义马），江河邊地。⑥ 督監察也。⑦ 睨眴音詣荀（一）（么L）（一），

邪視也；又目動貌。⑧ 常山恆州也，指成德軍。幽都幽州也，指盧龍軍。⑨ 上謂穆宗。⑩ 蒲坂在今

山西永濟縣。此指弘出鎮河中。⑪ 扳與攀同。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

○隴^{△△}西今甘肅。

○貞元八年。

○貞元十三年。

○博陵^{△△}郡名，今河北定縣。崔弘禮^{△△△}字從周，磊落有

大志，官至刑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卒。

辭曰：

已康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康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康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天古於糾切。

○誌中不稱元賓之長，而銘中着此二語，卽見元賓之人。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①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②從史爲不法，^③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④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①孔君名戡，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愈分司東都，卒，愈爲此銘。②昭義軍治潞州，今山西長治縣。

③貞元二十年八月，以盧從史爲昭義節度使，從史表戡爲書記。④從史既得志，浸恣不道，至奪部

將妻。⑤章辭章奏之辭。⑥從史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

軌之言，極言其不可。

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

○元和二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揚州今江蘇江都縣。○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

皆不驗理，即降黜，及戡詔下，呂元膺執之，帝令慰諭，元膺方下詔。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臨汝

縣名，故城在今河南伊陽縣東。○從史丁父憂，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從史

奉詔，勒兵逗留，陰與承宗連，憲宗敕吐突承瓘以計執之，送京師。○從史被執至京師，貶驩州司馬。

日南郡名，今安南順化等處，驩州卽在日南。○信讀如仲。○河陰縣名，今河南河陰縣。

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

○此文全篇只寫一事，惟此五句在事外，然止是虛寫。

○時李長榮爲昭義節度使。

○貞元二十

年六月，李長榮卒。

○從史初甚重賤，故一歲中奏遷其官者再。

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

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

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尙書兵部員外郎。母

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

『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祖名如圭，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名岑父，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弘農縣名，故城在

今河南靈寶縣東。○京兆，唐時帝都所在，即今陝西長安縣。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

○契，本作媿，扭轉曰戾，多節目謂之媿，謂名節可以扭轉枝節而致之也。○上，憲宗也。○元和元

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

科。
④適被舉賢至方正直言極諫科 ⑤以直見黜。

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躡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願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

○李將軍李惟簡也，時爲金吾衛大將軍。○躡，小步也；一作踏。○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爲鳳翔

隴州節度使。鳳翔，今陝西鳳翔縣。○闕，音聞（ㄨㄣˊ）；闕鄉，本鄉名，唐弘農胡縣有闕鄉，今河南開

鄉縣。○按上文觀之，當是元和九年。

曾祖爽，洪州武寧令。①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②妻，上谷③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④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⑤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鄙齷窮，⑥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媪。⑦「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媪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媪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⑧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⑨尉姚挺，其季始十歲。

①武寧縣名，今江西武寧縣。

②崑山縣名，今江蘇崑山縣。

③上谷郡名，今河北易縣。

④阿衡商

官名，伊尹爲之，阿倚衡平也，湯倚伊尹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太師呂尚也，尚爲武王之師，故稱師尚父，

又稱太師。

⑤高初隱于廬山，宰盱眙信安刻三縣，皆有政績，後得心疾。

⑥齷齪，齒不正而參差出。

入也，因謂與世不合者曰齟齬。

⑤ 嫗，郁據切（ㄩ），老婦通稱。

⑥ 唐制奏授判補之官，皆給以符，

謂之告身，猶今之補官文憑也。

⑦ 永城，縣名，今河南永城縣。

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愈二語即取此意。○言有所懷不得用也。

柳子厚墓誌銘①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

皆當世名人。

○柳子厚死，愈爲文祭之，又作此。○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爲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其封濟陰

公者，乃子厚六世祖旦，慶之子也，文疑誤。拓跋魏姓，鮮卑謂土爲拓，謂后爲跋，魏自稱黃帝之苗裔，黃

帝以土德王，故以拓跋爲氏。濟陰郡名，治今山東定陶縣。○爽字子邵，貞觀中，爲吏部尙書，永徽二

年，以爽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貶絳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其與褚遂良朋黨，遣使殺之。褚遂良字登善，

錢唐人，諫立武后，因貶黜，以憂卒。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遂良，貶死。武后名墨，太宗時爲昭儀，

高宗立爲后。高宗，太宗子，名治。○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

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被貶，宗元作先友記，謂鎮所厚者六十六人，且曰：「先君之所與者，凡

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

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

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嶄，音漸（仄一乃）；嶄然，高峻貌。見頭角嶄嶄之象。○博學宏詞，取士科名，唐始有之，不常開，所以考拔淹通能文之士。

○集賢殿正字，官名，蓋稱校讎之役；一作授校書郎。○蹕，音卓（出又己）；蹕，音發，謂議論層出不窮也。

蹕，音發，謂議論層出不窮也。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藍田縣名，今陝西藍田縣。尉官名，縣令之副也。唐時各道設監察御史，主察官吏。○順宗、德宗，

名誦。○用事者，指王叔文、宗元初與叔文善，叔文用事，引宗元將大用，及叔文敗，坐貶。○州司馬

上當有永字。憲宗卽位，貶宗元邵州刺史，又道貶永州司馬。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元和九年冬。

○元和十年三月，以宗元爲柳州刺史。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遺中，當詣播州。○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火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叔文黨坐貶者，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進之，悉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帝與武元衡亦惡之，乃悉以爲遠州刺史。○中山^{△△}今河北定縣。○劉夢得^{△△}名禹錫，與宗元友善，亦以附王叔

文被貶，至是得播州^{△△}播州，今貴州遵義縣。○時御史中丞裴度上奏因改禹錫連州^{△△}連州，今廣東連

縣。○^{△△}謝詡和集貌。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爲讀去聲，助也。二句蓋貶之，然不欲直斥其非，故云勇於爲人。○顧藉猶顧措。○唐時尚書省

爲中臺，門下省稱東臺，中書省稱西臺，皆在禁省，總稱曰臺省。○此設言因王叔文而得爲將相也。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①萬年縣名，今陝西長安縣。

②裴行立，絳州稷山人，元和十二年，爲桂管觀察使。

③涿縣名，今河

北涿縣。

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①其祖於元魏時②有假封襄城公者，③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④祖千尋，彭州九隴丞。⑤父迪，鄂州唐年令。⑥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鄆岳使。⑦裴均之爲江陵，⑧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⑨遷虞部員外郎。⑩均鎮襄陽，⑪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⑫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⑬遷祠部郎中。⑭會衢州⑮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⑯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⑰廣武原先人之墓次。

①魏尚書有庫部，唐置庫部郎中員外郎，爲兵部之屬司。愈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至是銘之。②滎陽

縣名，今河南滎陽縣。③魏本姓拓跋，孝文帝改姓元，故云元魏。④羣先祖有名偉者，字子直，西魏

大統中，封襄城郡公。襄城縣名，今河南襄城縣。⑤霍邑縣名，今山西霍縣，唐屬河東道晉州。⑥九

隴縣名，今四川彭縣，唐劍南道彭州治此。⑧唐年縣名，今湖北崇陽縣，唐屬江南道鄂州。⑨鄂縣

唐屬京兆，今陝西鄠縣。⑩鄂岳鄂州岳州也，鄂州今湖北武昌縣，岳州今湖南岳陽縣。⑪裴均字

君齊，河東聞喜人，貞元十九年五月，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江陵今湖北江陵縣。⑫元和

三年四月，召均爲尚書左僕射。⑬虞部官名，魏尚書有虞曹郎，北朝置虞部尚書，唐改爲虞部郎中

員外郎，屬工部，掌山澤苑囿。⑭元和三年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襄陽今湖北襄

陽縣，唐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治所也。⑮李夷簡字易之，元和六年四月，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

⑯復州今湖北沔陽縣。⑰祠部官名，魏尚書有祠部，掌禮制，北朝改爲禮部，隋唐別置祠部曹，屬

於禮部。⑱衡州今浙江衢縣。⑲春秋年齡也。⑳鄭州今河南鄭縣。

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①不爲翁翁熱，②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

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③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

○數音朔（尸又己），頻也，疎之對。

○謂權門有炙手可熱之勢而羣不爲也。爾雅釋訓「翁翁詘

詘，莫供職也。」言賢者陵替，背公恤私曠職事也。

○列禦寇，戰國鄭人，與莊周同時，著有列子，多寓

言。莊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著有莊子，皆寓言。

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①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②

蕭儻。後娶河南少尹趙郡^③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

退思，韋氏生也。

○京兆，今陝西長安縣，韋肇，京兆人，官至吏部侍郎。

○蘭陵縣名，今山東嶧縣。

○趙郡，今河北趙

縣。

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

○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也。

○玄宅清淨無爲之地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一本誌下有銘字，然古者書旌柩前，卽謂之銘，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也。○北平王名燧，字洵

美，德宗時大將，與李晟渾瑊齊名。

○暢燧次子，娶盧氏，生子二，長敖，次卽繼祖。

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

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④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⑤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⑥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⑦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⑧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⑨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⑩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⑪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⑫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⑬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①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愈爲判官死焉，愈之兄也。

②唐皇城第二街次南安邑坊奉

誠園，卽馬燧宅。

③軫悼閔也。

④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⑤玉雪潔

白之意。數語美少監之幼時，只以四句了之，通體所重，不在此人也。

⑥燧身長六尺二寸，故以是稱

之。^⑦謂猶鸞鶴停峙於碧梧之上。

⑧茁，草初生貌。

⑨貞元八年。

⑩貞元十一年五月，愈東歸

河陽，八月，燧卒。

⑪分府分司官之稱。

元和五年，暢卒。

⑫長慶初，繼祖卒。

⑬一說此六字疑衍。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

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鵂，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

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擧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

○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愈鄙張之請，故沒之，銘辭啞啞以爲生，蓋卽謂之乎。○徹元和四年進士。范陽府治幽州，故治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帥卽弘靖。○牛宰

相名僧儒。

④長慶元年三月，以幽州節度使劉總爲太平軍節度使，張弘靖代總。

⑤銀魚，唐時五

品以上官章服，銀飾之魚也。

⑥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因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

崔仲卿等。

⑦亂軍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

⑧餘人非畔者黨也，恐其以言動之。

⑨元和

十二年十一月，吳元濟斬於獨柳樹。

⑩元和十四年二月，李師道爲其兵馬使劉悟所殺。

⑪鷓鴣

也。鷓鴣。

⑫馬僕射卽馬總，扶風人，邠曹濮節度使，長慶二年遷右僕射。

⑬饗，同輿。

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褥薄。

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

①復元和元年進士。

②空青，產銅鑛中，大塊中空有水者良，治眼疾，一名楊梅青。雄黃亦鑛物，其明

徹如雞冠者佳，謂之雄精。

祖某，①某官。父某，②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③汴州開封尉某之女，④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

①祖某，一作「祖踐」。

②父某，一作「父休」。

③雲卿之孫。

④俞之女。

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①子揭揭也。②噎暗以爲生，③子獨割也。④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⑤自申于闇明，莫之奪

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慕顧瞻慕顧慮也。

㊟揭揭獨行貌。

㊟噤暗禁不敢言也。

㊟割音子（4一廿），害也。言獨受

其害也。

㊟厲，古音烈。

㊟咀音達（勿丫），相呵也。言口矢所集也。此銘蓋法兔豈魚麗等詩，上下

隔句用韻。

雜文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颯，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夔，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

○毛穎筆也。愈作此傳，當時頗有非之者，然其流實出於莊周寓言；或謂愈此文不下遷史。

○中山，山名，非治今河北定縣之中山也，在溧水縣東，出兔毫，為筆最精。

○禮曲禮：『兔曰明眎。』眎，與視同。

○堪輿家二十四方位，東方甲卯。○星命家十二神，卯屬兔。○地支十二，卯居第四。○參同契：『兔者吐生光。』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謂之兔，兔者吐也。』○夔，奴侯切（ㄎㄨㄞˋ）。

兔子。俗呼曰兔，讒與兔同。

⑨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見後漢書天文志注。淮南子覽冥訓：「羿

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姮娥，羿妻。蟾蜍，月中蝦蟆。

⑩魏晉俊，（P L 7），狡兔。

⑪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

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宋鵠宋之良犬。醢，樹割也。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

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

口而長鬚，入竅而跣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

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使

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

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④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⑤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⑥弘農陶泓，^⑦及會稽褚先生，^⑧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蒙將軍恬秦始皇時人，始作筆。古今注：「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也。○左

右庶長秦爵，商鞅所制，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軍尉軍中尉史。易有三連山爲夏易，以艮爲首，歸

藏商易，以坤爲首；周易以乾爲首。○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通，

髦與資書亦然，今北人語猶謂毛爲謨。○章臺宮，秦宮名。○管城，周初管叔所封，春秋鄭地，隋置

管城縣，今河南鄭縣地；筆以管冒之，故借用焉。○上古未有文字，結繩以記事，故曰結繩之代。○

扶蘇，始皇長子。胡亥，始皇次子。始皇崩，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號二世皇帝。○丞相，秦官名。斯，李

斯也。○中車府令，秦官，主乘輿路車者。高，趙高也。○史記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

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衡石權其輕重也。』

①陳玄墨也。絳郡，今絳州，歲貢墨千四百七十

挺。

②陶泓硯也。弘農郡，今虢州，歲貢硯五十具。

③褚先生紙也。王羲之爲會稽謝公乞紙，庫中惟

有九萬板，悉與之。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①戰國時，有毛公毛遂，②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③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

真少恩哉！

○魯衛毛聃皆周同姓，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毛公戰國趙隱士，見史記信陵君傳。毛遂趙人，見

史記平原君傳。

○孔子作春秋，絕筆於魯哀公獲麟之歲。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糒，○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歛若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

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④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聞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①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

①糗麥也。根音張（出九），糧也。②輓音厄（己），在車衡兩端扼馬頸者。③新，古尸羊切。④

彌音擴（下又弓），張也，迅疾也。⑤形容其聲之厲也。碧音畫（下又己），皮骨相離聲。歛許物切

（下又），吸疾貌。嚙音憂（一又），歎聲。嚙鳥鳴也。⑥頸，古居盈切。⑦名，古明盧切。⑧謂謫陽

山令時。⑨言我初無欲行之語也。⑩已與以同，以又與與同。不甫鳩切。

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①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

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血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閒，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矯^{△△△}矯^{△△△}亢^{△△}剛直貌。

○謂不可施於時。

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粿。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

○跟，音良（夕一尤）；跳踉，足亂動貌。

○琬^{△△}琰^{△△}，美玉名。

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上手舉手也。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④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⑤山澤，罔繩獨刃，^⑥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⑦亦固其所。

○愈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愈爲此文祭之。鱷魚爬蟲中之最猛惡者，常潛伏水邊，攫取動物。○一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軍事衙推軍府屬官。^④惡溪，在潮城西。^⑤列遮也。^⑥罔，同網。擗，音錯（ㄅㄨㄣˋ），刺也。^⑦涵淹，潛伏也。

卵育生息也。

今天子^①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②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③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④不安谿潭據處，^⑤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⑥佞佞睥睨，^⑦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

①今天子^{△△△}憲宗也。

②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③潮州在古爲揚州[△]之域。

④睥，音緩（尸义弓）；睥然，目出貌。

⑤一以谿潭斷句；一說，此處恐有脫誤，當云「睥然不去，據谿潭，食民畜云云」；一說，據

處，據其地而處之也。⑥心，或作身；或作中，中即身也。⑦佞音心（ム一フ），上聲，佞，佞恐懼貌。睥，

音顯（丁一弓）；睥睨，小日貌。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

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鯨海獸名，外形如魚，種類甚多，大者長六七丈。
[△]○醜類惡類也。

表狀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①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②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③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④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⑤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⑥，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⑦亦年百歲；湯孫太戊^⑧在位七十五年，武丁^⑨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⑩年九十七歲；武王^⑪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⑫；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⑬，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⑭。

宗廟之祭，不用牲牢，^⑤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⑥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使迎入大內，留宮中三日，瞻奉捨施，惟恐不及，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時元和十四年也。○佛號釋迦牟尼，中印度迦比羅城主之子也，生於周靈王十五年，與孔老同時，見世人生老病死，入山求解脫之法，新創一宗教，與婆羅門反對，而倡平等之旨。○後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三人至

天竺國迎取佛書，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至洛，佛教始入中國。天竺，卽印度也。○^④黃帝

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國於有熊，亦曰有熊氏。○^⑤少昊黃帝子，名摯，姓己，以金德王，亦

曰金天氏。○^⑥顓頊黃帝孫，年二十卽帝位，初國於高陽，故號高陽氏。○^⑦帝嚳少昊孫，姬姓，名交，代

高陽氏爲帝，初封於辛，故曰高辛氏。○^⑧帝堯姬姓，高辛氏次子，曰放勳，初封於陶，後封於唐，故號陶

唐氏。○^⑨帝舜姚姓，曰重華，受堯禪卽帝位，其先世國於虞，故號有虞氏。禹姒姓，顓頊孫，治水有功，受

舜禪卽帝位，國號夏。○^⑩殷湯子姓，名履，滅夏桀爲天子，國號商。○^⑪太戊湯孫，大修成湯之政，重譯

而至者七十六國。①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以傳說爲相，成中興之業。②周文王姬姓，名昌，后稷

十五世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後世稱爲至德。③武王文王子，名發，滅商有天下，國號周。

④穆王名滿，卽位時年已五十餘，在位五十五年而崩，此言在位百年，失考。⑤明帝後漢光武子，名

莊，其信佛事詳前。⑥梁武帝姓蕭，名衍，篡齊稱帝，嗜佛，大通元年三月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

太清元年二月庚子，三幸同泰寺捨身。⑦武帝詔宗廟祭祀，以麩爲犧牲。⑧侯景字萬景，有力，善

騎射，本北魏臣，降於梁，武帝封爲河南王，太清三年，反攻陷臺城，武帝爲所制，飲膳多爲所裁節，口苦

求蜜，再呼荷荷——怨恨聲。——而殂。臺城在今江寧縣北玄武湖側，本吳後苑宮，晉修之，亦稱宮城，

宋齊梁陳皆因以爲宮。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①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②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①御樓以觀，^②昇^③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④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⑤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吏歷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唐高祖姓李，名淵，仕隋襲爵爲唐公，以太原留守起兵，進封唐王，受隋禪，卽帝位。武德九年四月，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謂沙汰之事遂止不行也，時傅奕上疏請除佛法，蕭瑀阻之。○鳳翔

縣名，今陝西鳳翔縣。○昇音輿（ㄩ），共舉也，今解作扛擡。○謂狗衆人之心也，不能直斥憲宗，

故云。○時有焚香於頭頂及燒手指以爲供養者。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生之法言，○身不

服先王之法服，^①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②禮賓一設，^③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④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⑤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⑥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①法言謂禮法之言。

②法服謂法制所定之服。

③宣政殿名。

④元和九年八月，置禮賓院，以待

四夷之使，設謂設宴也。

⑤語見論語雍也。

⑥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

異於生也。』桃鬼所惡，茢葦華也，可掃除不祥。

⑦崇音粹（ㄊㄨㄣˋ），鬼神禍人以求食也；一作福。

復讎狀^①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②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③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④見於禮記，^⑤又見周官，^⑥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①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悅爲父報仇，殺秦杲，自投縣請罪，勅從減死，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愈獻此議。按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國有常典，而貸

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敕，愈此議意是許人復讎，然不敢訟言，故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也。

○禮曲禮：

『父之讎，不與其戴天。』

○都省[△]尚書都省也。

○見後。

○禮檀弓：『子

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見後。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告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

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語見周禮調人，注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嘗辱焉而殺之者，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語見公羊傳定公四年，卽前所云見於春秋者。○語見周禮朝士，注云：『謂同國不相

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尙書省官署名，唐時三省之一，省長曰尙書令，左右僕射次之，下

統六部，分理國政。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

○盧郎中名虔，時爲汝州刺史。侯喜見前祭侯主簿文。

○喜之文章學西漢，故云甚古。

○主司一

作有司。

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迺遽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謂貞元十六年，去徐來洛，官京師。
○逆^{△△}，難行不進貌。坎[△]軻[△]言不遇也。
○謂貞元十七年自京還洛，初與喜相會於洛也。
④矜^{△△}色^{△△}，意得貌。
⑤鬱^{△△△△}爲選首^{△△}，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也，汝州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
⑥語見司馬遷答任安書。

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創作年表

紀年	本編		時期不能確定者	文選	作者事略
	時期可確定者	時期不能確定者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					愈
大曆十四年己未					愈十二隨兄會居韶館
德宗貞元二年丙寅					年十九始至京師
貞元八年壬申					年二十五登進士第
貞元九年癸酉	應科目時與人書				
貞元十年甲戌	李元賓墓銘		祭鄭夫人文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歸河陽省墓復還京
貞元十一年乙亥	答崔立之書 祭田橫墓文 畫記				
貞元十二年丙子					佐董晉於汴
貞元十五年己卯			與馮宿論文書爲是年以前作		董晉卒愈從喪至洛陽依張建封於徐冬朝正於京
貞元十六年庚辰	與孟東野書		送寶從事序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張建封卒去徐居洛
貞元十七年辛巳	薦侯喜狀 送李愿歸盤谷序		祭十二郎文一云是年作一云貞元十九年作		除四門博士

貞元十八年壬午	獨孤申叔哀辭 與崔暉書	歐陽生哀辭當為是年以前作	
貞元十九年癸未	與陳給事書 訟風伯 送孟東野序		拜監察御史十二月貶陽山令
貞元二十年甲申	燕喜亭記 答寶秀才書	原道原性原毀對禹問雜說讀荀讀儀禮獲麟解師說諱辯等篇皆是年以前作燕喜亭記及送區册序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貞元二十一年乙酉	五箴送廖道士序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		祭郴州李使君文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自陽山令遷江陵法曹參軍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年三十九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
元和二年丁亥	張中丞傳後敘		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
元和四年己丑	送幽州李端公序		行尚書郎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元和五年庚寅	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為河南令
元和六年辛卯	送窮文 復讎狀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轉職方員外郎
元和七年壬辰		進學解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下遷國子博士
元和八年癸巳			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元和九年甲午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為考功郎中史館修撰轉知制誥
元和十年乙未	藍田縣丞廳壁記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元和十一年丙申			拜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丁酉	祭河南張員外文	平淮西碑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從裴度東征回京遷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己亥	論佛骨表 祭鱸魚文 潮州祭神文	毛穎傳當爲元和元年至是年中所作	貶潮州刺史尋杖移袁州
元和十五年庚子	南海神廟碑 祭柳子厚文 柳子厚墓誌銘 與孟尚書書		穆宗卽位九月召爲國子祭酒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行祭酒事遷兵部侍郎
長慶二年壬寅	祭侯主簿文	羅池廟碑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遷吏部侍郎
長慶三年癸卯	送鄭尙書序 許國公神道碑銘		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轉兵部侍郎尋仍改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甲辰	送楊少尹序 幽州節度判官清河張君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當爲近數年作	八月以疾免十二月愈卒

虹口法院移交
廖公博案內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745B

2014.6.000

上海圖書館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文愈韓

註選蘇勵臧 適莊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著作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HAN YÜ'S ESSAYS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y

CHUANG SHIH and TSANG LI HO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